



09972

黃石齋先生集卷十

明黃道周著

荅紀石青書

洪思曰壬午十一月在途中時

廣史焦書尙未及讀也旅次忽忽諺所謂走馬看寶山了不知其巔背也病餘已絕意人事行李蕭然惟數卷書寄頓吳越者今悉攜歸爲終老枕藉之計惟望達人早據禹鼎以刊魑魅使天下廓然睹吾道之大欣望不勝

與紀石青書

癸未四月

石青兄掉臂獨行千古東魯西羌無復匹者甯復於筆墨尋緣乎文章於人如華著樹煙霞著天能於此處不黏心眼則幾於道矣飛菟遊行要週萬里不逐日月未有倦時僕如石蠅臥蠶已經罡風無復動理但且置此坐臥其下需兄二三十年耳以兄才識自乾坤正氣集

卷吾十七

漢唐而下皆非安頓地位切勿露些子意思明河在天如絮如練隨人比方總不得畫樣也

與紀石青書

二書皆當服膺每爲見者攫去如火齊木難自非剖腹不易藏矣江東四詩通郡之所傳誦山猶未肯林念之愴然常恐愁怨歸於猿鶴今春王月已齋疏乞休從此可保免於移文又得台兄稍憇六月得一言一韻逾於百朋之錫溝壑餘奉未爲不奢也神物久當自合世論悠悠安知其故絲劍蕉梭入指入腹自非輾涎之所能及小出遲回決不得形之恠際也欲爲兄序躊躇未能僅附一小詩去迅筆起草得於筮頭極不能佳多爲對榻明心之義冀覽者不至河漢也

與紀石青書

癸未二月



石青兄知兄初抵家輒以周爲念宇宙內人事關情者自多而興懷及於枯朽爲人鬼之所共妒似今有所不可也陸崖後魂魄稍蘇復歸浦而盞輿寒風殊覺不耐聞兄書至亟褰被讀之至前後駢集五章勝於七發而左臂偏枯百體未甚平復雖欲勉力奉報悉其悃欵無由也兄情至必諒我形神之表

與唐伯玉書

洪思曰蓋庚辰十月在北寺時猶未過西庫也

伯玉兄握別江渚感動都邑使豺虎見而遜心魚鳥因之變色蓋自紫陽西山以來無此踪跡亦幸當盛時不相鈎引耳過此唯彭達生左右於前涂德公周旋於後江淮風氣壯此兩君維揚諸生亦可數百灑涕江水自揣迂愚繆于物網不圖尙信於朋友入都解檻又日見時事乖虞幾同龍比之夢近聞天子諒其迂儒朝廷乾坤正氣集卷書十七

二

枕頓首

答魏秉德書

前得惠教於令兄裝中欣慰殊常僕當倥傯出山時惟兄相念薑桂之氣於今盈把天下雋識卓行之士宜無踰兄者仰湖高岑絕澗鳥飛往還晨夕念之深以爲歎方今世表經緯可觀者劉完公魏秉德兩人而已令兄還草草不託迴雁惆悵如何僕終年爲廁鬼所苦在長安中閉門深於幽谷今復作小書生再翻傳注雖乘冬寫經不以爲勞年過五十無一言可告天下恐過此無所復進矣焦桐數峰之間何日再容清嘯當作小舟與兄共刺其下但兄

方持世爲中厨搏火何能一日從我鷗羣乎洪尊光才器識行吾黨所稀忽有汪父母書從何元子王君衡處索之不審何事幸出謝父母也唯武城能容滅明亦唯滅明能容武城吾輩讀書世事日非付之杜口未爲損也令兄幸爲慇懃其間謝謝不悉

荅姚有僕書

拜書知兄將入都門深慰於心僕老憊已極無復它慮但願安臥林壑耳自季夏以來敝鄉盜賊蜂起時時焚掠去墓下不過一二里雖知僕貧苦不相過問而逃難餘黎時復寄栖四壁螻蛄相依爲命家無擔石措手無處又不能僦屋城市遠離松楸生值此時雖以貧窶爲福而赤手蕭然不成一事迺知茗華魚留未爲勞瘁也衰病之中不堪此趣使來值賊稍退聊簡筆墨中實怦怦不能復問字內動靜矣前鴻寶書附致想於吾兄極爲注念不煩丁甯

乾坤正氣集

卷書十七

三

凡交情不能骨肉但以骨肉處之無不盡者僕苦貧臨難始覺雖鄉間未能見諒再不敢通都下一語二鐫章寄上鴻寶晤時道衰憊逢亂後無復入世之意耳

荅曹遠思書 壬午

斷溝餘質不圖復遇匠石抵里以來再承干旌自擬薰釁汝濯以覲函丈而請章未下席藁在懸狐兔之性見人輒伏誼不敢以黃冠早衣干冒黼黻想祖臺諒之早也還山備詢家中知所蒙覆被咸至春風扇物不屏枯條朗月經天遍臨寒壑彼姝之詩衛人所爲發興也比知畿南不靖小疏想未得達強勉櫛沐以冀躋公而祖臺方入三山夜瞻斗柄北望缺然以海內鉅碩雅負經濟爲吾道岱華如祖臺者所宜朝焉候塵夕焉擁篲而顧牽於微文囁嚅次且豈所謂知雋傑而識時務者乎荷罪如何願言孔多盛覬藉

手以致稱觥之祝春禧介集無任瞻依臘月晦日道周頓首

答曹遠思書

暑中瞻望忽焉寒侵再接惠音粲於荷菊言懷千里愜於躋公而蒲柳涉冬支離日甚祇望旌旆不獲將迎眷眷之情復何已極承示世務久不聞知大抵服藥違和則暴怒易生更醫未效則燥心愈長誠得中原廓清盜賊殄滅雖賡颺喜氣與釣魚賞花未爲絕望也堯舜稱知人孟子稱知務知人知務上下俱不著力則治亂泰否全仗彼蒼耳盜賊興衰亦有氣運從未敢以此咎之茂宰此物有種已二十年誰能旦暮絕其根株周亦狐兔餘年四顧風濤未全到岸日夜訓討臨谷履冰賴當道諸知已鑒其夙心耳情恕理遣輔嗣所珍無辯不爭仲淹自貴又安能以大路與柴車競逐乎嚮承賜江東講堂資深非所宜已約諸生還謝恨在伏枕未能

乾坤正氣集

卷晉七七

四

造陳要以此時藏身藕孔猶患不密決不宜復與黃口率場共鬧也平人不知如何海外孤生根基太薄每念同氣爲之浩然彝仲亦去就杳然此時得還山莒雪之下爲樂方多支天不祥哲人所忌況其下者乎周病日委頓非有假託月前欲遣一僕乞休而萬里朔風意無動者亦當僵臥聽其銷除耳謝謝十月十一日道周頓首

答曹遠思書

甲申六月十二日

勤王與固圍同義今日唯固圍爲難耳夏秋之間呼庚不至伏莽將興漳南閭巷豈有甯宇卽如提兵亦無要著欲進留都則情勢見嫌欲站京口則聲實俱絀當枳枵而措安步藉勸進以蹈危機亦君子之所詳審也留都諸賢相機不決規模未有可觀此時監國已四十餘日未有專檄徵兵討賊亦未有專檄收天下士民之

心而因循塗飾若太平盛時貪天偷陰不知所極猶幸祖臺不與之共事也僕老矣墜肉自嗽折臂自蘇決不能與劉隗刀協爭縱橫之路昨日所云如前星入海諸將克復皆諛聞粗慰羣心非其實也譬食苦者聞酸聊復解顏耳

答李元仲書

勞使遠來媿無以答倦念也前刻徒足以辱高賢世無山公卽啟事可廢也此來艸艸豈有閉戶顏回與禹稷爭道之理今聊吾責耳宅險運奇不如居平而無爲正爲無爲不得投身險運於尋常茶飯無有分別惟吾兄念之耳隻手出門空拳欲反不宜令韻人譏其老草也楊邃菴行邊爲劉文毅所不禮莫宏支周爲女叔寬所譏念此有如芒刺目下遽欲乞歸亦惟兄教之耳八公蚤晚到此是吾脫手之日也八月二十七日道周頓首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五

五

答孟長民書

長民前書未及報謝不圖宇宙板蕩至此東南半壁尙可支持則福廣保障均在尹鐸矣使者深頌政事如所云催科讞斷得其要領不煩而治益此無倦通於神明矣此間去天亦且萬里自五月十五日鍾陵立國以來亦且六十日渙號未布中外皇皇不知中朝諸公作何舉止旣不徵兵討賊又無以大收臣民之心或云行人未備而綱領條貫猶之潦草視興元詔書相去霄壤矣漁陽諸師與闖賊鬪鬧猶懷光之於朱泚而淮陽諸帥沿江要挾幾如行瑜茂貞之流恐建武建炎事業亦不易就也世界行當底平申朝無復用人之意江南異論不得消融進取規模了無勝著大家喁喁看十日內不見消息則桃蟲拚飛不復可支唯當收拾殘碁與斧柯共爛耳使來安海必有所聞如在北山亦與天南同聽了不

得真實也。諸唯寶重下車，輒有頽賚，無乃不節。聊此便謝，不悉。
答堵牧游書

牧游先生相念敦至，憶在羈庫，兩拜秦饋。今一出此關，而宇宙崩
頹，仰視北闕，慨其歎矣。黍離下泉，綴於篇章，殊不忍讀。諸君子亦
抱頭隕膝，甘心寇庭，禮樂名教，乖離至此。實誰爲之？見先生所撰
蔡江門傳，差爲桑梓，表其眉毛也。楚中死事者，想亦殊多。吾友蕭
雲濤在鍾祥，結纓亦凜然可敬。唯敝鄉陳瑣，在長沙，不知下落耳。
今方含垢之時，中朝有意，洵諸惶汗。不知茂宏所云，網漏吞舟，竟
屬何意也。此間去鍾陵不遠，而日邊音信常踰月，不通百姓，喁喁
若長夜之待旦，周又苦病，不能一問烏龍之津，四鎮兩江風景，何
似。當與先生共勞寤夢也。蔣八公已入都，看其振頓，別有 hands 否。
則使人掩卷於建炎之下矣。篤信好學，是吾輩本色。諸老量大動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六

云聖人趨時不知趨，時後寒暑星霜，更是何物悠悠。宇宙求一顧
榮，賀循未可得。安問江左夷吾乎？正賴太祖多靈，開贊諸賢，宜其
心力使范宣沈麟士得保遺體，拔淚松楸之陰，爲賜無極耳。武漢
蕪黃終須設兩節，鉞對江相望，以爲建康第一。百障過此，乃談江
皖，不知邇來措置復何如？晉吳有置多在濡須，太元以下多在江
州。今日蕪黃爲復郢之要會，願先生悉計圖之也。四帥動靜，近如
何？中州長安，弁無音耗，使人悶極。再覽子春下堂之篇，不覺潸然
爲輟筆也。使行甚迅，草草附馳謝。

答尹民興書

見台教令人增新亭之淚，今海岳傾頽，持繡斧亦將何之？何休宜
徐發源，各拔翅入關，不一得晤，亦成何業。汪我生賢者，乃心從之。
爲奔林之鹿，是不肖所爲。浩歎也。今日事體不用徽人，無以收拾。

蓄物用徽人又無以別其隱慝正須兄翁及徐何諸君爲之音闡
撫循暗中著眼使賢者得其用奸人無所伏而逝焉去我何處得
有樂園不肖之用不過如雞鳴中夜膠然令人曉了耳至其起不
起非所敢知也前疏亦備爲推轂卽今日料理上江舍先生何往
者薄入老屨稱尹宣子好人昨見令弟及趙生亦肅然起敬苦留
之亦不得天下事非不肖一家而獨使蹇驢服此鹽車薄暮疾驅
於何底舍度其心願不過看一顛蹄供其撫掌耳世上可笑甚多
何必老萊之屬彭雪襟心膽高雋幸爲致意謝謝

與柯司李書

洪思曰名元芳字楚衡嘉善人烈皇丁丑成進士出於黃
子之門人沈簡討延嘉之門來見子目之曰其視端君子
也授建寧推官時閩中多盜頗有平賊功治行皆有聲迹
後以策中頗談時政不敢進竟置之後先子以入武夷道
出富沙因往問之亦相對嗟歎而已亦不甚言所以也留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七

數日別去先子行時因附書來起居鄴山黃子答之甲申
先子侍黃子偕鄭牧仲林守一李元仲林君若入武夷時
訪之已報最行矣聞其歸橐蕭然不攜一物歸已見南都
政在貴陽諸羣小遂無復任意奉母躬耕隱居郊野者十
有餘年優游以老其人仁孝廉潔與人交久而敬聲而可
親杜門不事生產戊戌二月卒所著書有言孝十卷訓儉
書必病矣請急馳歸父果病篤踰月而歿人以爲孝感

遠託宇下側聆惠風每於洪瑋光處被服德雅也尊光與僕二十
年相從談憤樂之業一泉一石徜徉其之吾黨比之蔡西山荆璞
之光終爲鎮寶須當老公祖發其塵燄耳然知遇亦 明以尊
光之學行器識靜深如此旣遭逢水鑑猶未展其須眉是古人之
所愴然興歎耳

與徐孝廉書

九翁兄丈駕至不能遠迎趨候缺然而問勞先及慰藉深至坐令
寒暄暖於爐火感愧如何空谷沍巖足音爲寶乃復見請綢繆如

攜百朋破雲而下卽此情懷便是吾徒所驚第辛酸已久無一語足樂當借兄胷次開之含節之賜徑拜其三分繞膝下知台翁遠意溫存謝謝惟愧不悉

答徐孝廉書

早出至日晡始歸見台兄手教情溢於辭又接鹽梅之貺義重於物長安三年得睹家况氣味肝腸一時並注自老母而下皆受兄賜再接再益愧不可勝第索米長安尙酸楚如故兄建鼓中原便隆至如此人廣狹不同一至於此是雖制史公之力亦自徐九老手段非黃生所能步趨也餘俟春日鳴謝未悉

勤王書

別後草草不盡言懷救盜桑梓極爲要事誠得井里無恙父兄弟稍得安枕此其功不下於匡合也但四鎮據有江表三輔未盡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八

帟席史道鄰北伐後勁無人深爲桓沖根本之憂曩時朝論不喜勤王今已翻然有手足頭目之慮援兵亦許動正餉矣陸按臺前疏以黃東崖及不肖輩有意勤王爲請今已旨下著按臺自練三千來駐江上而浙中未靖不便募兵似以吾鄉義從調度爲安僕旣四壁無徒又先已脂車不能還顧誰當慷慨爲賦無衣者車田吳生賢士也有雷子春太史子義之風諸兄能與其集一旅應接臺之求乎按臺本分有鹽課三萬兩足支一半餘者可動公餉撫臺今當共成其事唯道路行帳行錮節制之條要與鄭家軍覓別用餉不多而取效更捷至江上時奉命進止從中調度必不至危疑也諸兄幸詳審之僕在建安待此以爲餐寢耳

京師與兄書

三月初得兄爺書如云朝廷不苦無好臣子家中苦無賢父兄是

亦爲政奚必拘拘於此哉眞明通有道之言也弟自二月十三日
救鄭卒獄并爲文湛持姚孟良申雪以後無日不思回家但爲去
冬纂述經書未就不得不暫留於此道之興廢命也行之汗潔人
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謂之聖人此亦可學而至耳七八月看
經書可就今先纂洪範月令儒行緇衣禹貢周官六部亦可二十
卷可二十餘萬字非八九閱月不能脫草也五月來有推枚卜之
命前年以上疏斥首輔又言今春熒惑在心尾間須防火災宜慎
火器並飭戎務幾爲重處今四月初五日新火庫災損房百餘間
燬命七八百幾與前年王恭廠相似不幸言之而中然此小事何
足復談今似不得不推十三日會單推舉但未知上意如何耳此
看吾道蒼生非獨學問山川而已家中極宜恬澹最不可投門契
此吾憂也唯兄爺能禁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九

京師與兄書

正月
三日

獻歲聞四姪舉男歡喜欲舞京師蕭然無可爲贈者具一杯想已
到今再寄佛郎銀鐲二條雖微足玩也大兄今年七十又舉孫是
家門吉慶祖宗福力留在當身唯當敬靜保養以受期頤之賜周
至京一載歲暮始得轉官是閭臣迫於公論不得不推亦聖主千
秋特達不爲諸謗所動如諸當道直以周及鄭卒獄爲朋黨其所
下石者亦無不至耳世間樂事唯有看子孫讀書栽花種竹耳天
下自是天下蒼生自是蒼生而必以天下蒼生易兄弟子孫之樂
眞爲不知類者矣銅山諸親友皆無可致意者歲月易邁親知難
逢媿吾淡薄長懷此心可相諒也

京師與兄書

臘月廿一日子時漏三鼓弟婦免身得雄起視牛魁初上東方柳

宿正中龔覓火燃獨而啼聲已喑亦一快事也吾家六世始得一官吾行年四十七始舉男子所取於造物者甚儉造物所報我亦自不薄今惟大家勉強受福而已士君子生世須有自立每對人言事君易報親甚難事君者一致身便了報親者一致身便不了耳前諸賢疏薦者固多諸羣小躑躑者亦不少龔有咎譽便有不虞求全者皆是眼前風旛於吾身上無一毫干涉惟種松理竹哺兒弄孫此是乾坤極大事業也明春正月後便可發舟大約夏中抵家不悉

又

周不肖負祖宗父母之恩去歲過北司壽楚百般幸得不死今歲六月西部擬戍上猶未允自古文臣遭此者唯某爲最甚自百餘年來僅見聖上每以此事問諸大臣無一人啟口者而江南輦金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十

之說甚爲羣小所持今稍稍解散猶未知聖意何似九月初舊輔周賀再入閣上亦問之未肯別白真某不肖不足以信於公論耳亦大家不肯擔事聽浮雲自息白日自開也武陵已敗韓城已刑諸羣小亦心孤倘有人出一言則天心自轉而人皆以葉潤山涂德公爲鑒又九月中內傳問劉念臺及顏壯其一清一博可用外廷推劉爲少宰承推上一宿卽下則天心可知矣儻幸不死還山守墓脩未盡之業以骸骨還父母以爵祿還朝廷以事業還天下以公論還萬世是周之本懷也

京師與兄書

部審尙未上疏而劉可寇又以它事請告又耽閣數時儻疏上不駁則結局甚易如一駁再疏則更遲數月但以出獄爲幸不問其它也吾意亦欲上一小疏引罪請命但須部疏先上乃敢請耳中

元山中誰復灑掃大爺想在銅山麀子亦不能至捕念之心切前兩番寄吳生書想已到其理還諸鄉親助贈之數富一一清楚雖時培所贈亦還之也古人不以生死易也吾豈以患難改素百諾牢碌皆由人謂江南有歛金相資以致虛名而實實禍吾早已慮之矣麀讀四書溫詩書兩經再讀禮記諸大篇及易皆略爲解說看日記故事及小學勿令輟功也

京師與兄書

五月二十日仗祖宗父母之庇得完手足膚體復自此司送還刑部六月初一日刑部司官難於審擬又上法司會審之疏初四日奉旨該部卽遵審擬不必又行推諉則小鬆矣蓋以此事原非重大以前日涂德公疏救之後去一大司寇廷杖一司官諸司縮手不敢問耳此事出於薛國觀爲嗣昌脩隙及國觀敗而下手愈毒

乾坤正氣集

卷五章七

十一

范伏粹護之至今春大赦而伏粹不以此案上聞爲通國所嗤五月初伏粹趣朝見爲厲鬼所懾而嗣昌亦已死故伏粹罷去國觀逮至凡再上疏皆以門戶相批綵綵不忘雖不就繫亦失負隅之勢矣當嗣昌死時聞上亦有意擬罪而省臺攻者日至上遂激怒欲加贈卹與諸臣相反諸臣惴惴無復敢談及我者在北寺五月餘拷打訊問四五次備極慘毒然於吾德業上無所虧損漢宋來僅見一人又以司招著許臣虎扳扯六七人使黃陳文董皆繫刑部而楊機部劉魚公猶未見回話此事情不甚重大亦北司亂扯欲以講學了此案耳今四人在刑部者曰有怨言不得已遜謝之耳魚公蚤晚回話可上想家人惶懼可慰安之也陳慧生先後屢有異同當道覺之以此未還職遂起盧雲際此爲鄉里小人所誤耳吾又以北司扯諸人蒙詆深所痛心然諸人今亦見諒也蚤晚

當審大可寇劉司官張皆未有擔當亦不知天意回轉如何言路諸臣又執不與嗣昌贈卹某亦未得解脫言之惟有浩歎世事如此得一殘喘還骸丘墓雖荷戈執殳亦不爲若是天下之恥非一身之辱也德公體比益健成一奇男子但愁苦家人耳慧生無端被扯當遜謝避之虞虞子讀四書禮記須溫習雖未動筆且須講貫也大爺在北山縣縣爲念諸不悉談

獄中與兄書

辛巳九月三日

墓前知大爺時時省視諸牆屋無恙聞銅山塔亦折殊爲縣心大抵墳墓前物皆不可輕動自浦中毀拆來許多心痛不可言然是墓前廬舍終有傾壞破碎時候拆之無悔也塔可不必耳然太迫去之亦佳不足爲惜諸子弟想皆讀書四方盜起□寇并急京師米貴今又運糧不通雖發倉能濟幾何來者皆未能遣歸亦未有乾坤正氣集

卷書十七

十一

定可復兄命也生平孝弟功疎受此奇禍勸諸兒祇讀孝經不必更作舉業也老大不必出門只過墓灑掃待周明年自歸來耳他可不問也

與兄書

吾過刑部來都平安賀對揚諸老再入中書當調停不至如前人之狼狽也陳贊皇之徒極力下石吾旣不死仰戴天恩過此亦無憂慮唯世道摧頽大厦將傾是爲慮耳自楊薛亂政來天下破壞百餘州縣陵夷三藩而當事猶不悔悟是可歎也吾一身與蒼生分痛當事雖不諒天地鬼神自當諒之唯以孝弟未能反躬多媿耳運糧不通而□信甚急唯有江南吾鄉安穩不知何日得歸今疏尙未再上看九月末十月初如何雖未了澈然可無恙以七尺還父母是吾願耳不必挂心百事含忍都可付之無言看祖宗父

毋福力也

與內書

吾瘡百十日尙未愈二十一日子淵到知家中平安兒子俱入漳方先生宣官全年束脩不可少也刻成儒行一本作故事命兩兒讀之其已讀詩書及四書都逐日溫習講說大意讀書不作官作名賢可傳可法足矣子淵來時乃未知吾痛楚諸輔已去構毒日深近薛輔回奏又扯我爲門戶疏雖未下大意謂我已處出於聖裁而錢牧齋吳昌時疑其挑激遂傾陷之此事都在吾就逮之前想上不疑然諸奸之構謀可知今已七八日疏不發票而其辨賊疏已有逮意羣奸再敗則其謀自繼吾堅忍以待之耳歲前不上疏看明春如何涂德公懇懇上疏救我通政不敢奏亦是異韻也諸時到浦中墓下看願爲禱廿四日

乾坤正氣集

卷吾字七

三

與內書

前六月十六日書想已到家刑部再審尙未過堂大率保全性命不求其他今赦令已不行軍徒皆許納贖然吾讀書清素亦無千金納贖之理雲日蔽虧乍開乍合但委心聽之耳薛國觀蔡奕琛在此日日邏渺想聖心難遽開悟遲速還期皆未可定也虜虜子皆與讀易經大文并四書詩書溫之或禮記中數大篇涂德公想少不得一遭講學爲朋黨禍不甚大諸奸情狀上亦頗知但以吾強項苦相摧折耳世事難爲還家教子亦可報國唯念二人已隴日夕夢想皆用煩心薄田入少山中人稍稍施惠或大爺不在山當令人看之草木杯土不可輕動也

與內兒

九月三日石齋寄家中知吾案尙未結諸子皆無恙天心轉圜亦

未可知諸奸亦悉已伏法前四月武陵自斃八月五日韓城賜死
錦州又破陷聖意似已悟諸奸構黨禍國之深但無一人敢爲我
暴白者近來旨意稍寬而部讞已重尙在推駁不知見覲雲消更
在于何日也刑部堂司俱怕大司馬與費縣作合初擬便以炮瘴
上意甚不好今猶以永戍相持吾爲國家受此困苦雖毀傷膚體
猶是顯親揚名上事未至辱先也督二兒讀五經令背誦上口粗
明講說未可動筆也吾事久自然得寬不須煩心前丁宦家中不
可遣一人寄一禮來又不可聽一人浮言今祇爲外邊瑣碎使我
受苦舊日助禮悉還人明白可也趙司李遣戍鎮海附寄家書亦
略送柴米也諸唯歲時至墓前灑掃勿致疎廢一二石稻亦可分
給親鄰勿吝也

與內書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十四

前自五月末過西部疏上尙未允今又兩月矣新輔周賀至不知
如何大要不知如費縣并研之甚也事屬天心外人所不得知亦
聽之命也前輩受此患者甚多薛文清劉華容諸賢皆受之家中
不必以此挂懷吾在此中稍理舊業完易象正一部并書孝經百
大篇并溫習詩經粗曉大意便好也吾九歲十歲已作文章但未
成耳麋鹿稍遲爲之須多讀書識道理久之下筆自然成文矣韓
文公諸篇明白易曉者亦令先生選教之篋心通能動筆也吾在
此自是千秋事業親戚不必慮人患不實落忠孝不患禍害追身
也大爺常在北山看廬舍爲幸看今歲冬至前得放歸便是大家
萬福

杖後示兒書

麴子知汝今年已十歲有知識讀古人書當曉其道理如人之邪
正事之可否皆須問先生略識大意至於事親當孝事君當忠事
長當順處友當信接人待物當誠敬有禮此不待問而知也麴子
麴子尙少當步步友愛教之先生必尊敬事之不可一毫疎慢言
動起居皆須以禮不可一刻造次聞小兒輩談俚語鄙事則正色
待之見尊長則肅然起立遇官人下顧著青袍面之皆須一跪時
時念汝父艱危受苦也北山灑掃以時節往見大伯必呈所讀經
書不可一毫超越馭家僮僕子不可出聲罵詈伊亦人子欲有體
面其理一也吾身已聽之君不必煩苦汝唯讀書以聖賢爲師吾
願足矣明春看吾得歸汝不可失業也麴子知

京師與女書

丁丑三月十九日

小姐知爾不幸又喪吾節翁矣門戶清冷支持爲難祇看伯勤讀
乾坤正氣集

卷晉十七

主

書耳伯勤弟妹須留心省視祖母及母姑在堂宜十分和順不可
有一毫言色崖異吾不孝未能十分和順然恃處父母平常也爾
所處不同宜十分和順朝夕看起居及餐寢服事伯勤及祖母母
姑致其婉嫵勿使吾煩念也

京師與婿書

丁丑三月

荼毒若此又何言二月間與尊公促膝不三兩日見其色枯神脫
甚不樂臨時不及阻其應試使其奔命筆硯間眞吾及終翁之過
也三世清脩四十年苦節頓爾蹉跎爲良朋所歎奈何僕聞之痛
楚彼絕如僕者眞魏負尊公耳令弟未昏薄田未足以祭以此念
吾甥也小詩八章以當引淚

京師與婿書

丁丑八月

爾在苦塊中當復綴業二世清緒在爾身中鄭重如何日來甫至

者稀竟不知親靈何日抵舍每望萬里淚與風俱朋友悠悠永歎之懷不過如此而已自道生喪情致已薄不圖板蕩及我節庵百贖之願誰則無之落落如余覺世道艱危生存無益耳

京師與婿書

戊寅正月

見吾甥書知親靈已至留滯道隅棲遲江口念之酸鼻以節庵如此行誼作如此進退悠悠彼蒼幾不可問宏大擔子並與直杖託之吾甥過此以往當復如何努力人生不得逮事二親讀書無益但至此愈覺圖報深劄耳司空清德前劾未收孝廉實脩中道又廢今日切勿問人吾生平祇是喫苦再不問人十七年詞林寥落如此惟朱節菴作得頭對今已矣唯看吾甥耳長安交游盡絕諸生亦不復往來而狺狺者日夕投戈幸賴至上聖明屢開其網獻歲七請未得歸今當再過夏知吾甥家事甚重大但當以省小了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六

之吾疎失不能盡情也

京師答婿書

五月十日

見來書使人辛苦所痛者節菴一生盛德掩於風塵之下未有以示來茲耳吾癩散如司空公一誅亦廿載不成歲月易銷情誼不過行當了之矣人情固險有道者持之以安其次莫如忍若與人往復是與流俗同道也吾行業無似每覽孟氏存心之篇常爲興歎汝讀書自當有進於此者天下何處無三十金肥人自肥瘠人自瘠而不然捐與之矣吾極貧然每思雋不疑劉寬沈麟士之行皆吾師也認屐非小認牛非大不爲微行亦可學也六七年前吾見汝作書亦有氣質今遭荼苦愈增其愴學問故無窮不可令兒曹帶外家氣質耳貧是吾儒本色受侮亦是吾儒本分生長高門者自未見慣耳吾與節菴卽無親亦是老友見汝高才讀書兒女

成行勉事祖母何常不樂吾爲岌強困頓一生永以爲戒世間侮人者甚多正須以德度化之也

京師與姪書

汝輩讀書不見長進皆由志願不大自游夏高堂生董仲舒作如詩文章或親見聖人或聞之於弟子發心直上便千古相等吾起於海濱無尊長提誨親朋切磋然見人一篇好文章未常不思見其人以是稍稍有所得雖不敢與諸賢並驅然於孔顏路上湛心拔理較諸賢覺自不同亦是諸賢之力也汝輩祇汎汎章句如何得有出脫之曰聖人每說日新不是湛心拔理何由得見日新之妙爾輩祇是日舊耳今年所得明年舍之今日所得明日舍之如破草鞋走上十里徒墜谿谷耳當看得賢者心上不著一理不著一法祇是志高學茂古人如極粗人卻言言合道令人雖極通顯

乾坤正氣集

卷吾十七

七

卻有手口鞢鞞如無路來者所由立志不高取學不茂也吾今年得陳卧子四五君都奇可爾輩自看精神與諸賢何若如吾者祇是不若他耳今爾輩學之兩年如復不能則叉手拈足屏口看鼻學老木頭去才成得朴樸不自墜壞也

丁丑八月

京師與姪書

子靜汝讀書幸自愛少年努力爲賢聖覓得中人如在中人下手到底下流也汝精神溫秀又有睜縫可時看關閭濂洛諸理學家言自有入手乃漸看漢唐以下如張良汲黯董仲舒劉向第五倫黃憲管寧諸葛亮陶潛王通馬周韓愈李泌元德秀韓琦范仲淹李沆司馬光李綱文天祥此數人者寫其全傳出入袖中久之自然成人如汎汎度日常有醉飽之心此朽木糞土終不可道矣世人讀書能作文章祇是無本領雖文章好亦無用處汝文章猶未

平達而多有枝葉須明明白白不悖聖賢乃可言文章吾今歲決歸歸時看汝袖中可有何書可曾寫不寫曾讀不讀雖不觀文章可知矣作子弟茂才須十分謙謹石慶所謂馬無五尾終當譴死也窮秀才自家擔荷汝一主一僕量爲過矣卽多一僕吾亦不怪奈何以此開衆人之口乎

京師與姪書

父兄不可常恃鄉國不可常保人當自求之身汝豈不知作官是禍難根凡人讀書不過爲君父耳

赴逮與兄書

洪思曰蓋將赴逮時之所作也時黃子在江西道中

余廬居墓下瞻望先隴十有五年矣一土一石一草一木皆手自營植依依盧次如在膝下中間離墓次而冒京塵者十有五載中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六

僅四年餘耳憶自少貧苦居無環堵之安食無甘旨之奉嚴父見背於盛年慈母未豐於祿養啜菽飲水涕泗滂瀾自以硜硜之守澹泊宜靜與物無爭自圖書數卷而外有粟數石松竹數株爲先人體魂之所安棲穉子嬉游之所日涉陶然自適不知其他每歲時粗具杯棬未及俎豆在銅山祠堂則吾兄克備誠敬吾終缺然未有牲醴之奉榮錫之施是吾所報本錫類不若吾兄之戀戀子舍如在一日也然吾立朝值艱難之會未有報稱不忍緘默以負明時又自毋歿而後以身許君旣受殊恩勢不容默前後三十疏原本仁義冀欲匡時不負蒼生而多言數窮遂招物忌計吾生年以來未有一言一事內不可告於妻子外不可告於朋友幽不可告於鬼神明不可告於黎獻者但兒曹尚幼未能讀吾書知吾志誼所在耳吾行後歲時省掃先塋一二書籍以時晒貯俾人舊有

九十石新有三四十石餽粥之餘可分數石以周諸親之貧者備蒙明主再赦生還則但與兒曹誦詩讀書切勿輕談進仕之務也五月十二日不孝罪人道周書

京師與族姪書

每想白兒筆不清快機穎欲來吾家中千里終當託之幸善視勿虛歲月也吾浪浪從人自是木意決一救饑無能大奮以爲宗榮百事繁費得無爲累乎天下多艱仕途良苦百姓凋瘵離心易生吾爲一虛名遠離膝下託身漏舟之中非計也凡宗族一切安靜與七世惜福維持之也

杖後詔獄書

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二月而有憂色沈麟士剗簾傷手涕泣三日不輟或問其故皆曰膚體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以然耳今吾雙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十九

親已葬三兒幸自歧嶷雖委心闕下誼不敢辭然於小宛之詩負媿多矣崇信奸回賊虐諫輔朝廷幸不至此而慎言慎行寡尤寡悔吾猶未之能也天心乍開而復閉羣小之護局愈堅相傳主上欲大推頓我以紆召對之憤此若盡然亦螻蟻之逢天豈怒耳曾國男子古今不絕幸有葉廷秀粗成鬚眉今吾血肉漸收兩腳能動日嚼白粥數椀大抵徐俟論定必無虛空造律之理遲速聽之也家人來此只可單身子姪輩未諳練不可遣來俾吾煩悶也險灘峻嶺已過之後亦是平常但願我家宗族多行善以敬天怒承天休百年之身尙未艾也

與外氏書

入都道上
與蔡太公

京師甚倉皇可念今已行直欲飛度朝夕入都而驛次蕭條低回已暮惟有傷懷耳途中幸以平安爲福仰藉尊庇庶可無恙也有

司極不可與相知家中子弟亦禁不與有司往來鞫晦是長者之風干謁非吾輩之事此行看岳翁宏庇辛未夏間便攜家南旋每憶空山封土未固隴首松竹未生夢魂食咽爲之惓然也

與外氏書

出都道上
與蔡太公

二月六日奉旨處分九日出都門從此灑然無所繫累有子可報二人去官可報君上昔人云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誦之欣然也舟行水淺七十日才至淮安值麈子出痘極煩心今幸愈矣相當任少時才可買舟下浙江也暑中欲在南京過夏取次下鎮江常杭之間尙須夷猶數日到處訪諸山川爲兒曹開眼或中秋前後可至空山也麈子生七十日見書便有喜色亦是異事但恐後來拋官上疏耳五舅得雄未此事重於作官要與作官同是一命不可強致也四月二十八日舟次白門道周頓首

乾坤正氣集

卷晉十七

千

與親串書

近雖偷陰而謨畫不定援兵小至遵永東西指臂俱斷羣臣苟且容頭過身甚可歎息吾以出山大義不敢反顧今坐漏舟爲之不可言之無益煤高米貴更不須言生平落落竟與衆人同道躊躇顧盼還山甚慕悔之晚矣每念古人朱晦菴陳同甫之間不覺與歎今日唯當精研古今興亡盛衰變故之運持以宣澹發以真誠雖無旂常自當日月近來閉戶補未完書如火燄中誦經當啼足笑間有豪心輒復自止唯云大業易斷至道難聞而已病人耐夏病國耐冬過此歲終別圖下手夢寢飲咽唯挂空山信求志之樂眞達道之累大也子弟幸勉旃聖賢自期切莫與世俗共處五月京師寄

與倪鴻寶論書法凡三則

書字自以遶媚爲宗加之渾深不墜佻靡便足上流矣衛夫人稱右軍書亦云洞精筆勢遶媚逼人而已虞稽而下逞奇露艷筆意偏往屢見蹊逕顏柳繼之援戈舞錐千筆一意自此以還遂復頗撇略不堪觀才姿不逮乃詆前人以爲軟美可嘆也宋時不尙右軍今人大輕松雪俱爲淫遁未得言詮

太極殿成謝公意欲得子敬書之舉仲將事告子敬云自仲將懸機之後勅斷兒曹不復作書自此措法絕少欲此動子敬也子敬直云仲將亦是魏朝大臣乃爲此事足占魏德不長謝公遂止乃命張翼爲之翼書八分絕佳見晉人帖中有翼數行乃以章草亦鍾索之亞也

陳雪灘之爲松雪倪鴻寶之爲子瞻不獨規模應則其神理亦且超前矣董先輩法力包舉臨模之制極於前賢率其筆力亦時難

乾坤正氣集

卷十七

三

佳邢子愿米仲詔各有其能大要貞元而後永徽而前求其米筆亦不復可得矣此俱鄙事留之逸人終冀吾曹勿著此手

簡寄大滌與羲兆木上

辛巳至甲申凡四函

庚辰秋間知兄賃舟將渡江久之不肖積戾貽憂親友闕慎功疎自取罪咎亦足爲吾黨鑒戒也生平孤立垂老無朋惟二三兄弟間關言念無時或閒今或藉天好生逍遙林壑迸絕書史漸造敦默以開濟宏願讓二三兄弟爲宇宙幹此頽波使後世談者謂不肖在武林尙有丘明伯玉之契以載華振海傳之無窮實厚幸也文章雖小技然旣藉此津梁不容不肆其力百分中間有一分退避不得惟吾兄與諸兄丈奮圖之也

木落風寒容與桐江又四五日逋客累人難超然於猿鶴也知兄省家情迫而十餘年同遊有此一日諒不能捨常誦佳韻以示來

人耳講論世所畏聞堂構規模切不可令人側目留此一段證對前賢非爲世途宣其壇表也臨安諸詩少此番出處未成章句過建溪來作環音并同患三十六首可與義兆兄商之如義兆已行可補入前草度無缺陷前草多草率誤字幸改定之涉世甚難應酬不易反躬以求常如集木請命未下夢想爲勞義命之外不知其它

鹿鹿數往還無益人事而徒爲諸兄煩苦真慙愧也此番爺命得藉相慰亦自佳譬如遠行客叩門過相知不似剝啄者耳象正似可起手此道不須僭語於人切不必請序請跋惟相契兄弟於卷終送難道亦不惡然正不須多也詩草率有未安者不妨改正見諸長者有爲講堂捐助者甚可已此實開恐來旁議吾輩圭竇自映枯螢可掃何必合侯鯖以爲明光乎有一函寄陳臥子者內左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三

滄嶼誌銘一道倪鴻寶序數行至卽達之無它也

朋友縉欵聚首之情至彌月經旬可以已矣曩日留連江潭愆藉至今愴然目下儼裝趨命似不容更爲裴徊當以初八九抵都且宜日夕涉江以待風信台兄與木上權卽分手明歲花朝而後冀藉台福乞假還山夕陽逕外梅嶼湖邊瞻眺非遠比日煩費非言所盡粗告別意不悉區區

與倪三蘭年兄書 九二函

兄歸而遂萊舞之樂使林猿淵鳥共愜和薰少需清風以濟元化自吾兄弟成嘉賴之但使明主不聞讜論國澤滯於枯池推轂覆車徒聞將伯亦逸人之所懷音邈士之所選歎也鴻寶來晤聚四五日剔石撿梅窮極湖西蓋自王謝以來之所未見想伯兄於剡上得之不淺也鴻寶歸悉至情謝謝

時在湖上
柬三蘭

病久乍作乍止幾爲怔忡其遺忘前後有甚於怔忡者欲於此決歸又爲筆楮沾滯抽身不得鬱鬱不可忍前面楊伯祥知有便鴻未敢遽附寶兄書年兄見顧不及擁篲遂惘然如坐甕中台翰至又不及復答凡負兩大罪微年翁誰諒弟之顛癩者丙夜焚膏欲了司經一案遂拔足南馳今倏忽過正月未能拱手令寶兄在此當助弟頓足也劉丈朝夕歸弟不能一拜真是怔忡所奪前後遺言年兄凡積五六箋俟意思稍開卽濡髮就之弟行徑如村翁負官欣日夕燒柴手面黧黑不能復與餅師唱歌耳唯年兄致書爲寶兄千萬珍重中廚火起無人搏滅終須君家兄弟某以尊鱸熟後再登秦望之山謝劉先生晤執未遲臨風懷想

時在都門答復倪鴻寶兄索書

寄家書 補遺

初入都時值去輔正逐人心翕然以爲天意已迴而武陵屢爲言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七

三

者所侵主上自護其局八月初四日正當發刑部而先一日葉廷秀疏救請釋放及會議主上遂赫然後先予杖比來杖至六十者多弊此番三人皆藉廟社之靈得以不死今解石老葉潤老皆能稍行立吾雖在牀褥而元氣已復看九月終可履履自在也此事聖賢所不經然亦不墜聖賢之路一時辛楚久覺泰然也嚴旨雖云依律而主上近有悔心吾今穆然應之畔羨路絕不知何者爲法律何者爲囹圄蚤晚覓數部書再完前事今猶之墓下窮經耳墓前東後座拜亭令整齊作一橫牆遮拜亭前開門於夾屋中間北出諸舊門路及西邊牆基皆整齊平之無害也家人還住山中灑掃看兒子讀書勿以吾爲憂也

與曹木上書

木上兄潛脩無恙不佞自二月出都今六閱月矣杖屨栖遲與山

精木客朝夕無閒前在南都欲身自渡江徑涉鄱陽東出衢州與家眷相會值流寇之變西山道阻遂廢然而還今又當攜家入武林訪問居停覓舟車真是不便然旣已如此便欲一念搜天目四明台宕雲蒼以山川之清淑破世態之變蕩今遣家先行至臨安覓一停安處不佞至包山荆溪探林屋三洞西至黃山約十餘日可歸便訪金華之路從宕台撰勒餘興期月餘可畢也逸少七十方想汶嶺峨眉似爲晚悟向平欲俟婚嫁畢時此緣如何可了不佞行近五十以此時足力尚健一破籬籬約自江漢而南仲尼之所未涉當一一探討憤樂其下嚮自三茅九華五老拏船西上幾不復想與諸丈往還挑燈道故今得一日再畢前緣亦是佳事如從荆溪不得往黃山白岳者便當復還入餘杭從徑山大滌取徑西度諸又清秋灑興正當讀書寤寐元詣此鹿豕之談不宜復溷

乾坤正氣集

卷吾十七

西

清聽然亦嚶鳴至誼不得不與兄談之也錢繆邵劉諸兄可時相過并葉□于兄可亦時入城否諸惟欣鬯各適所懷木上曹兄至數七夕闢門舟中

與爾猷書

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又見大滌函書

梅雨未晴百川方灌與猷汝諸季泛坐遣日展諸篋中見鴻兄文正公所作畫松渾深瀏灑雖小道自是藝流之所不到讀所題爾猷扇頭態態進之忠孝乃云師達吾材聖人有作要使君父知其爲聖人此等意思豈是三代而下謝傳嘗語子弟云聖賢去人其閒不遠宋神宗至擬半山於聖人而上當時賢達造有深淺大抵已摸索到此孔明胸中放不下管樂儒生不知以爲猷樂試問一月下七十二城翩然歸趙不動聲色此意豈是孔明到得崔徐龐馬指葛爲龍葛之師樂唯德操探討得出樂得坤六六一葛得乾

之九三世人覽此又增一重笑話耳

元年初夏自吼山舟還宛委題鴻兄所作扇頭松石

賢園山中與獻汝書

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忠孝臣子之常性亦非臣子之所當言至於文章農餐夕簞爲性命之英華綸經之杼軸麗之爲澤攜之曰益何可廢也王介甫畢世乖張惟有經義一事爲洙泗之勲庸選衡之極則卽使後有作者欲損益諸科參繇求於顏閔課政事於農桑及其流弊必如仲任倖長所譏爲里正間胥開其倖竇而已士大夫在朝守官不樂有講學之名業以啟沃歸於細旃敬樂歸於黌序誠不必多一翻握笑爲達者所憂至於家居有子弟閭族之責欲整齊風軌開益來人卽歲時類聚數屬舊學以上暢皇仁下匡流染不得復以月旦爲嫌易漸之上九曰羽可用爲儀壘之上九曰高尙其事兩豕

乾坤正氣集

卷晉十七

三

皆屈末爻不當正位夫子皆繫之曰育德善俗可見育德非獨先甲之能善俗非獨長民之任也凡人性本善不樂爲小人以小人歸之其勢激頽唯文章一道鵠素烏青有目共別會友輔仁雖渾沌橈杓不復以此限其子弟人能除其勝氣黜其傲心元不入曇佞不入莊去堯舜之道不以爲遠必於尊道一路致盡溫敦似於過庭而外尙有終日之言不謂默成而餘更無篤述之事也

元年夏五月質園山中偶書似獻汝先生時獻汝議作舉業一則率爾書此皆糟粕了無義味也

與獻汝書

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新詩眞然精心別韻出風塵之表覺此晤之不寂寞也今日擬與爾激過閱諸名勝竟爲雨所尼滯西施山得毋使人有登徒子之疑乎下午光老尙遲台駕頃未有道尊命筵之事明日欲詣何許

并爲圖之謝謝

與獻汝書

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別蕭關後約申胥一入金華再出江口四顧無徒泫然興涕此時安得吾獻汝上下扼腕賢於室皇之師事已倉皇匡扶不及六月十一之別潞藩非得已也此時諸奸俱在殿下遵養談言之下依然前朝摩厲以需竟成頑鈍可歎也鄭人遂擁唐藩唐藩有才謂然恐南安靖虜各有分樹則禍患方生江陵竟陵又滋後慮耳潞藩名誼俱正建昌與鄭有連收江右以振江左是今日要著若燕翁璣部得出匡襄則臨侯仲霖皆可維挽得此一臂不失□驅誰能作此春梁者年兄幸挺然與諸當事商之弟老矣卷懷不蚤生此惆悵不獨鶴怨猿愁并使沙蟲埋怨也二姜老皆不及致謝并諸兄弟千萬留意而人候教千里目營閏六月朔日浦城舟中

乾坤正氣集

卷晉十七

吳

與獻汝書

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獻汝兄別驛前時僅一瞬走數十步輒得木上書知出屈蒙塵急足追原舟已去不可及念之隕涕從此栖栖上下胥濤眞如喪家之狗路藩不可輔去至桐廬乃逢今上宏敏精博聰明特達眞高光之倫雖使仲謀扶轂瑯琊驂乘不爲過耳登極以來凡兩月江東諸父老未有至者僅溫台諸郡朝廷破格慰其士民想是詔書留滯蘭谿之間馬方數道無由宣此新意也不肖旁皇不得脫手此時念故山巖岫如蒙棘之繡女紅無下指處諸丈聞之增其感歎耳僕提師苦不能多欲刻期下湘湖縛筏斷胥濤而上不知諸昆季誰爲謝元者盤旋五十日共餐同夢一朝舉事不能不屬盼於鵠原也秋中雲物欲上秣陵卽未如願猶當一至大滌商鳥隼之路能得江東子弟三五千可以振其旗鼓矣前來漂泊相知半

郡無所謂鄭公子者今道路何繇嘖嘖此人豈亦溷跡屠羊之肆耶兄有老親必不能來閩中爾徵想亦同之子新子方方少年或能意表行事漢憲瞻骨俱壯或從余格老處乞一旅往來白土山中可以開我心目幸開場商之筆橐中金湯卑脆非所望於仁兄也衝闕寺角萬寄心知道周頓首八月五日

與獻汝書

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獻汝兄拜書備知動靜今日之事與昔異軌南陽已定永紆無成不必論董憲張步與鄧耿計其能否也台州蚤已齎表但爲馬宋張陳所脅假以義聲肆其婪志翩朝之無成事概可知矣鄭兄聞有表至兄定當連名而進僕在行間不能身馳行在與諸兄弟商決策之業要擇木而栖當不使王游翁進其曲說也僕垂老知足絕志世塵但恐□□皮瀾轉爲□□要使蒼生蚤定於一耳子新乾坤正氣集卷五早七

三

聞將入閩陳說先志此極佳便可勸其起裝中朝亦多有人簸弄者賴賢者亟正之耳草草致謝月杪能開虎林卽吼山質園宿昔之歡猶可再踐也九月十二日崇安

與獻汝書

案見浙中倪黃合刻帖

獻汝兄比不得晤知天山之意方深亦北堂之裾難絕也瓶罍壘恥不足復咏是亦爲政聊寄之家耳當農宏時天命未去便云支天不祥已覺太蚤今武林未復新安又破甚世上字誰適與謀儻翮竇起之徒既不足談苟躒魏咎之徒又杳不可遇無怪兄之高引也不肖年踰六十方作少年人事亦度海表無安身處猿慕無妨豺嗅有害僑溪熊羆當爲虎兕所逐耳子新子封來此相與談話可開朝夕然太草草不似越王之臺也曾藩自異亦諸賢所爲朝廷再次致書以叔姪之誼親於父子而談者生端恐朝頌紆永

又一枝節聊令子庭齋啟貢其鄙朴僕可翻然一致初終桓文之業尚必絕於仲尼乎爾激亦高尚皆爲親耳人皆有親僕獨無有小人所爲長歎也十月廿七日

石齋先生集卷十

乾坤正氣集

卷晉十七

涇縣潘錫恩校

天

明黃道周著

涇縣潘錫恩校

孝紀序

洪思曰蓋廬墓孝子詔安蔡柳谿之所作也孝紀成其友林忠簡為刻之漳上而柳谿必欲得黃子一言時黃子方以論楊嗣昌陳新甲奪情廷杖歸乃對之揮涕勉為之序甚矣黃子之似鄒忠介也羅近谿作孝經疏成必欲得忠介一言時忠介方以論張居正奪情被杖歸乃對之流涕謂近谿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吾足已毀矣雖然吾有不毀者存亦勉為之序

蔡端卿有道之士也所著孝紀十有六卷問序於不肖十載矣未有以應之不肖誠自忖少慙文彊長媿臯魚惴惴焉奉先人遺體常恐不克自保或展轉溝壑或付鉞鑕鼎鑊為先隴羞及一二知己之所恨歎是以臨文嗟悼抱經潛然不敢以餐飯茹痛之言溷告於斗極之下頃年以來遂更隕越垂翼之矢游於股腹曾子有乾坤正氣集

卷音十

一

言士有傷其體膚疤癬不滅鉸於肌骨君不為臣士不為友死別於兆域之外生不與於宴祭嗚呼此道豈復不肖今日之所敢言乎王休徵劉長盛皆以至德間於閭里地為涌鱗天為發發浦中刻本作兩粟及一旦國家多難黔黔引身改適二姓竊精敵廷連姻巨主然而格上尚談貞夫不以為恥者謂其內行篤而藏身固也即甚不然猶以忠孝不借代其回護以為口實嗚呼精義至命茂德通性士君子誠得閉戶而觀中和擇地以拾醇懿言行滿世過咎不生雖覆五鼎以就樵蘇汰三桎以芟藜藿亦豈有所不嫌於此哉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言夫國子盡言處父好直之有所不盡也陸象山論學以孩提愛敬可廢六經雖有激揚已進之論其大指不失於立身終始明堂享帝之說不肖比方為孝經大傳以至德要道本十八章其大戴所存曾子十篇曲臺所

記天子至士庶人之禮三百八十餘則皆附爲傳常恨鹵莽不足以窺測淵微扶承聖化有感於端卿之言歎裨救之已遲服膺之不懋也乃復揮涕識於簡端言念前賢若其有知應使汗青載吾鼎簡矣

春秋鄭氏傳序

洪思曰爲莆中鄭答伯作也時走數百里來問業先以是經義例爲請

鄭答伯以詩書之餘爲春秋別傳於公穀董胡之外別有討論乃畧廣源瀾引其條貫雖於四家之說未能曠然越其遺軌而於世儒滅裂破碎之說已薙厥繁文歸於宏領矣凡有春秋雖有述稽博引之言不如本經先後各自連類輸墨攻守互相詆譏不過字義之間牽株及葉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華夷之間智者無所施其鉤繩闇者無所費其燈燭也近世達人詆訶胡氏然而康侯出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二

於四家之後錯綜衆論裁於伊川卓然自異不可磨滅惟復仇之議爲中原張目過於激昂朋黨之論爲權奸溷聲未能自脫至於用兵正變之說猶有縱橫血戰之餘若其引禮批繩扶根解節采公穀之緒聞尊左董之正識疏而能通質而不陋何可少也學者去康侯之三瑕起元凱之衆例雖不親承麟紱領其微言於游夏悶默逆傳受經之意亦駸駸乎未遠矣吾莆來彥有鄭牧仲許不毀皆窺於經史有遺世獨立著論不朽之思答伯歸謀於二兄有所以埏埴康侯章闡左氏者僕將從而問業焉若夫時俗所沿三家之說使僕執筆辟咍僕病未能也

陳宣公五經涉錄序

陳宣公道器宏深所涉錄經史咸有誤結能因博以造微由條而詣實又專力於洙泗之言自胡陳朱蔡而上商田伏歐而下皆有

以破其髡髮申其禴社牧有言若使仲尼復生與賈鄭諸賢相與日夕不能使游夏坐蹻其位令宣公當游夏時揅簡濶策商田諸子亦不能與之後先也先年己巳亦晤宣公於漳中於時五經猶未卒業去之十餘年吾學日墜宣公日昇昔杜伯山愛東海衛宏及至雒陽謂鄭興曰林今得鄭君諾矣使衛君得林且當有以益之及宏見伯山果聞然僭服伯山乃以漆簡尙書傳於衛宏今宣公之所益我者多矣反博以歸約約十以宗一由識得貫克華復實僕與宣公益從事焉而未逮也

何司農榮召序

今上御極旣十有七年明習中外之故洞破常格以馭俊乂其大要謂兵賦之治決有別才欲坐進劉晏陳恕於由求之上以謂使仲尼處末流值敵寇交訌兵食雙絀決無持孤信以縣四海之理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三

於是咨疇岳牧僉謂臣何楷可憶臣周嘗於上前誤呼元子名作卿解翻上正容曰楷卽欵字衆於是知上注意元子過題柱書屏遠矣元子初爲司農丞所節核佐大農者甚夥及改爲給事中值朝家大故衆所縮舌不道者率自元子昌言之諸貴戚柄臣聞何公袖中有所屬艸咸凜凜自危也天子亦不憚爲去柄臣戒諸貴戚無犯何給事中卽諸綸扉所代王言隻字紙襲一批之天子居閒謂諸言官能重國體不辱王命者必何楷也元子旣以周累離掖垣左右國郵日以慤邦否日以嚮宵旰深意諸廷臣無復踰何楷者卽諸廷臣亦自願以爲不如也先是二年邊圉孔棘大司農俯屋歎桑孔之能亞於管蕭天子以爲不然是當使兵部與戶部駢爲合體其時始宦倪元璐慈谿馮元颺皆負世望稱相知先後庀兩部天下喁喁謂是兩公者合憲共慮兵無溢額餉不縮節

居圍上下或可爲也而豫楚已潰關寧又棄兩公亦不得以伊呂之器駕於劉陳於是將舉鹽車大行之任齊頓於元子之肩背以周所見鄴仙鴻寶與元子則皆所謂備道德綜經術之人也通達四周敏機審括則馮公爲勝正誼明道以不致君爲恥則倪公庶焉而元子淡然見患不避榮貴不喜隨效稱試以不徑不竇爲事方元子輟瑣闔將補外時持白扇騎款段拜客街中不以得失爲意曰吾戶部郎也何都垣之有衆咸謂有大臣之量云今天子虛席而召元子度元子必有所佐天子出於劉晏陳恕而上者劉晏正簿書必用臺閣士人曰必毋使胥人與出納之務陳恕治鹽鐵不以簿上中書曰財用充盈徒開天子侈心得不至告匱足矣今四海俱告匱也臺閣士人又不盡會史之倫能得三五年無兵使劉陳理其瑣節又有鄴侯杜佑寇準王曾之流宣其宏目或漸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四

次可爲耳必如桑孔裴程析秋毫以破丘山收眉睫以枯腸胃奴僕之開陌除蚍蜉之守權醜則固元子之所不談亦今天子之所必不用者也元子行矣元子能使法必伸於貴近必不使法絀於獮帥驕鈐能使道不屈於綸扉必不使道絀於遐方鄙屋李德裕王旦中人耳值悍帥叛孽干請之時徐折一言朝家省費率數百萬平地流錢者豈必盡積金高斗賦幣成丘哉行矣爲天下持傾之道決在平虛不在盈滿爲世家支虞之術決在去貝而尊才不在左才而治貝也僕老且病被明主重恩無可報明主者謬悠之言託在不討唯元子含頤出而擇焉

義倉志序

凡二章

張福永曰子立浦中里社義倉之法
蓋參平糶兼賑卹行之不盡晦翁

朱晦翁在崇安時值歲祲浦城又有警里閉譁甚晦翁乃從郡悴

借米六百石貸之民間約歲冬斂償取十二之息於是百姓欣然
襁負相續比其後七八年間社倉之儲三千餘石晦翁初召對便
申其說孝宗爲頒其法行於天下然至理宗不三十年間弊甚矣
催索徵息之害逾於國服雖黃直卿亦以爲不得不變蓋貸粟於
民責十二之息蠲子於儉歲而責報於豐年一豐不償兩儉則十
子不報一毋宜其窮也魏元履嘗嘲晦翁舍常平之遺法踵荆舒
之陋習晦翁以謂斂不徵息其源必枯積陳待饑紅朽難食彼此
互譏要於時事土俗各有攸宜膠柱之絃難爲風雨也崇建而上
其俗皆稼穡發斂可稽築場之入倍於麥秋取十二之息似不爲
厲興泉而下民繁土稀仰給嶺海稱貸之法不可復施猝值荒政
唯有平糶一路而談者又謂糶平則商艘不集價涌則廣粟駢歸
若是則以極昂之價與極低之民爭命也凡爲納溝請命者不怠

於下戶而急於中民下戶力食不逮則艱鮮自給苟支朝夕中民
窘於升斗皮而自護青黃之際七日不給輾轉已矣富家居積與
豪販相比視穀價靜躁以爲憂樂其所損不過鑼銖而嘗足以護
中人數十家之命今試爲一法無貸粟取息之煩又無勸助施舍
之苦莫若參義倉之法以行平糶之實使士紳向義者先捐所入
酌其中價以爲穀母糶穀價翔涌涸鮑羣呼之日乃以平價出糶
每視翔涌之價捐其十一以爲中人取升斗者晨夕之需以爲富
室操重輕者澳藏之唱俟其價平然後還母於倉取羨於子使富
家藏倉於不涸貧民解急於須臾是則可爲也士君子居平議限
田均田博濟之業若是平糶之策卑卑易效者耳諸不論發儲盜
藏之醜但如緩急嗷嗷米戶持長短半晷不發粟賢有司卽操朱
繩赤棒繫治之不得也恃吾徒釜庾仁人之餘以補助造化之所

不逮暫之無蘊元履紅腐陳積之嫌久之無朱仲晦捧息取償之
害雖奇贏子母君子不談而謙之稱物平施節之議制數度亦古
裁成輔相者所有事也談者又謂煩囂之民稍見積粟踰時未賑
必有指困揭木之事然吾鄉小民皆倚手力艱鮮自給以義題之
必不以不義攘之自古饑民未有揭木以指常平廣惠二倉者且
是固爲一二子弟多賴收貯也吾鄉又號善稻之國青黃之交懸
命一錢者不過十數日米價翔涌不能兩三倍酌於其間損時價
之一二則見德不貴所保中人滋多卽以子母計之取子以給榮
獨之生留母以存社倉之本初無儉歲虧母之虞亦無富戶捐資
之累也朱元晦初惜米時亦以冬斂寄於民間及於原米還郡時
只以簿上太守而已十年之後子息旣繁乃卽以息穀爲建立倉
廩之費今卽未立社倉可先卽其家所願輸之本以某家散發如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六

數爲限度時價之中裁青黃之際爲平糶三五日而止至於四方
商艘及民間貴糶者皆可悉置不問夫子有言立達繇已取譬有
方亦安能使河內俱受汲蠶之符吳郡俱飽希文之粟乎

子再閱社倉七記崇安唱義者不過劉復劉得輿二三家建昌南
城則不過吳氏數人耳皆能爲里閭支持數十年不敗吾邑數萬
家幸得與諸君子從事各有渙屯經綸之意卽申晦翁立社之義
事半功倍無難也晦翁發義於開耀鄉不過千家之聚故借米六
百石足濟一方今以萬家之邑借六百石米猶之蹄涔也計今鄉
斗比古量僅當十之八雖積二千石僅可得千六百石米無贍於
兩關之內鄉民負一石粟走二三十里非有贏二三十錢不爲之
比至又有給票待支出倉候門之苦則不如多費數錢移就商艘
仰升合於米戶之爲便矣安得子貢爲司庾陳鮑爲斗級施散其

問乎今擬給一票僅支五斗兩票合支一石票至卽給當日收繳
非淳厚管事綱紀其事勢不能一一令主者稽察之也度此事必
須用倉收儲得當然後以一二賢達董之今旣依開耀之法先寄
本家俟子入稍贏乃爲版築之用則依價減糶原無子入後日值
豐年以折色徵贏乃稍得餘錢於本色之外耳必以本色依母歸
倉則是於原出之數反損十二更無以爲高廩之需也若減價廣
糶意量極佳然事出權宜無畫一之效或市義不出數家發心不
過移時時過事移亦有勸相所不至者矣今定依時價每石減十
分之一再減一之半以便於鄉逐負戴之苦擇一二勞耐賢達督
察僕役盡蠲諸守候給散之習又廣勸諸同志聚腋抵璧必二千
餘石三倍於開耀之數然後可濟一縣萬家不時之需及冬成徵
斂卽以前糶之母取其贏數以爲蛛子或贏至十之二三則不出
乾坤正氣集

卷音十六

七

三冬而倉本倍起或有徵其原毋自歸者聽之亦法外之意所不
敢滯也當崇寧時行晦翁之法有司徵息幾與熙寧同弊嘉靖時
吳給事世忠亦言法莫善於常平莫不善於義倉亦謂義倉取息
常平不取息耳而常平以有司發粟守候拘苦徒爲衙蠹倉胥所
飽無涓滴及於民間今先行勸糶後成賑卹以平糶之餘爲貯義
之實上之可以釋常平之回下之可以增社倉之美使鼠雀不生
狐兔無窟雖行之百年無弊可也若夫潤澤之是在吾黨諸賢矣
陸宣公集序

洪思曰子爲庶常時作時崔魏始恣故爲
深談延齡實霍慮天下之賦發禁衛也

人已瘵乃索良醫國已瘵乃貴謀士蓋於今乃思陸公之言也陸
公起書生談時政不數年而贊密勿使悍卒爲之下涕猜主爲之
開誠雖其際會使然亦豈徒文章之力乎史稱其論諫十百篇皆

本於仁義切當時炳於後世世之賢者至擬於伊呂之際雖已過然如其才可謂難矣方陸公時天下更造大勢已決藩鎮作而帑藏竭備禦之師無處不設意使今之賢者爲之亦不過開條例廣積貯秣馬厲兵以待四方之動如此而已而陸宣公方從播遷之餘談醇悶之事捨衆紂而舉大儲以謂散財可以聚民見情可以得衆源本精誠以進三代之盛意使今之賢者聞其言亦以爲闕迂耳順而心吐之也然至於今天下無不知誦陸公之言者凡人智皆裕於事後而迫於事前故論多滄於事前而定於事後十家之市鬧而被盜掣其牛馬乃擊里鼓聚族子酒饁之費無有宦夜久而厭之亦以爲循禮義謹垣牖之可以重保也建中之初陸公方爲翰林馬燧討河北久不決乃請濟師朝廷問公以爲師不在衆久必變生徒勞輸輓而賊不可得不如委澤潞以抗山東還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八

神策以固關內於時朝廷亦心迂其言旣而涇卒發難天下騷然世於是知有陸公也君子不幸而生於不得無言之時又不幸而使其言中則天下不得安無言之禍君子亦不得不受有言之禍後世之人處於事外執鏡而測之其故炳如也然而君子之意盡見於言者則亦鮮矣予攷陸公爲相在貞元之中年天子已脫於艱難感猛獸爪牙之喻思崇中尉握兵於內於時劉希暹白志貞則旣敗廢矣竇文場霍仙鳴計又且起陸公於此謂天下之禍不發於邊疆則必發於禁衛天子之意旣不擴而受公庭之言則必護而入中人之詞特其意已蚤而言之太察故獨澡雪其身絕交游卻餽問以一意於天子自邊將贈遺刀錐而上屑然不取因而推之以塞倖進之門閉傳奉之路以陰奪營蔚爲天子保其名器如賞散官卻邊餽及論元從功臣諸疏中其意可推也自陸公去

而後延齡用竇霍始恣淮蔡翩然而中官柄兵之禍遂與藩鎮俱底由斯而觀陸公之意見於言者則猶未盡也公之所盡言者內而治道外而邊計使天下消貪疑之端邊臣得捍禦之實情見於上民聚於下卽不罷護軍汰神策肘腋爪牙亦未足爲難而惜當世無復能知之者子意今賢者亦猶未知之也卽不知但取其所論治道邊計五要九弊八利六失諸篇觀之宜不至於漫試以天下爲倖故復刻之與衆共繹焉

倪文正公集序

修其文而不足以明天下則不若蓬卷而處修其質而不媿於天下則不如椎髻而春皋傅之爲文以視天下皆蓬卷而處夷施之爲質以視天下皆椎髻而春信其言則涇舟之側無有譽髦有噴之田無有媚婦不信其言則狸斑與豹蔚爭坐隴廉與椒孟同宮

堯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九

是兩者說之無定者也亦有定說神農爲帝不能使五穀貴於金玉堯禹爲帝不能使疏畧尊於絺繡五穀貴於金玉疏畧尊於絺繡則土塊掬飯皆爲鼎烹人脯鬼血雜糅於道矣故三家之子不能爲金玉絺繡則必實其糠覈鍼錐實其糠覈鍼錐以爲尊於金玉絺繡此亦恒情明主不誅必以爲用其道可以治天下可以鈔松不御金玉齊價是則大眚明王之所惡也故仁義者精微之產也禮樂者奧博之致也奧博精微著於心貌而施於文章在生者之身猶是疏畧五穀也而少見者多怪多怪者重創明主亦因之以爲必屏圭璧蕩金錫而後可爲治於天下則是熒皇卻竈結繩復作也三家之子苟其才不至於作嚙智不至於窺盜見人金玉絺繡則斂手屏氣正容卻立退而視糠覈鍼錐雖無量志亦有安色是石戶之農所引避於庭堅涓成務光所實心於莘野也必使

英娥挾刃以伺夷光胥靡感圖以操版築則情慮不至古今絕類
繇斯而談子見鴻寶則不復談文章亦不復談易豈爲慢乎子之
蓬卷而椎結固已久矣

姚文毅公集序

洪思曰蓋長洲姚希孟也所著書可百餘萬言惜不盡其
年尙多所未竟今此集所謂清閣閣集凡十有二種八十
有九卷吁亦盛矣故黃子比之兪州大泌然黃子所以重
文毅者非以文蓋以學與行也文毅孝子也居父母之喪
廬墓金涇阡之旁極柴毀幾於滅性仕則爲人望所歸必
欲爲教時之學以自見與舅氏文肅公選持皆以天下
風教爲己任在魏客時凡朝廷有大疑難楊忠烈高忠憲
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鄒忠介諸君子皆往諮焉而後決
但頗溺於浮屠時爲黃子所歎

天下之談治者有四曰剷華而就樸剷聲而就實剷壯而就柔剷
獨而就同此四剷者經世之大慮也然必無當於治者何也華樸
聲實各天之所生鶴素鸞青鳳笙鼉鼓非鐘律之所得度也由是

乾坤正氣集

卷吾子八

十

而推摧松入葦其動不柔束鵠就雞其形猶獨必欲剷之以幾於
治猶以鹿卷而望畫絺擊壤以賡韶夏其不格於神祇取罟於鳥
獸亦已明矣嗚呼文章之治一盛一衰星漢之施或朝或暮方嘉
靖之初年議臣鸞起文章之道散於曹僚王兪州李厯下爲之歸
墟厯下不盡其年兪州躋於大臺雖豐儉殊收而峨渤比茂迨萬
厯之初年關臣鸞起文章之道復歸詞林李大泌姚吳門

洪思曰李本宦

雅自號爲大泌山
人姚孟長吳門人

爲之歸墟吳門不盡其年大泌躋於太臺先後

數十載間軼軌相差而堂室一致嗚呼此豈人之所能爲哉子執
筆晚不及事大泌雅交於吳門先生見天下所爲霞起雲蒸嶽舉
海喻爲天下文行宗表無有先於吳門者矣先生撰述甚富哀緝
多所未竟然自其中身所就施於行事措於朝野者已百餘萬言
自有詞翰以來經緯道德包通元史鬱之以仁孝聖之以禮樂條

餘可尋南雅不僭未有如先生者也先生既以風教自任天下亦以是推之源濶既廣風濤滋生蜥蜴聚而電電朝躋天吳噓而星斗欲覆理勢自然又何怪乎夫慶譽之來利於艱虞而屯於亨泰于喁所應收於遠壑而散於隆墀陸敬輿奮筆播遷之際數誠動主含忍數時及其雍容不能與裴實爭一日之勝李伯紀踔足板蕩之間刺血顛天僅回一聽及其底定不能與彥善分一旦之安況無陸李之間關逢裴汪之晏安而欲以琴瑟之雅排其傲僂笙鏞之音變其咻噢良已難矣而談者猶謂四劄未臻大慮不效爲是吾徒晉角就夷焚膏煎香之所自致嗚呼夫當軒文之時天老申圖於巢阿召保寫音於有卷申圖則備干籥之儀寫音則極噍喑之致豈必使鷓鴣改羽受教於乘鳧鸚鵡洞晞就謀於圈豕哉必若用晦之說明哲所收委蛇之篇尼珣間探此必生逢垂翼握

粟自完或亦意在射埔乘機間獲未有值方中之時立承明之下而涅元託雌塗脂獻愿冀染指於鼎烹受飴舍於衆唾者也觀於先生安步措辭閎聲亮實既包舉以儀衆又範圍而立獨雖磬筦未鳴而宮商四發是以韓蒲州見之而有王佐之偶劉南昌因之而有人龍之歎何香山几几以遜齊年文湛持陶陶而要永夕咸謂天生斯人以扶泰運帝留良弼以固苞桑至其位不及於文何年不登於王李麟菱鳳傷天下共歎則亦命也必如平津曲學以阿時匡鼎優游而釀亂贛君謝能於文采子夏抱慙於同貫卽使捐其名位以畀先生於先生所受於天者諒無益於鍼毫又奚增其繡繪哉故四劄之論必無當於經綸而十二集之傳信同遐於彝鼎也

洪思曰：煙叔長於黃子者十歲，初見黃子，雖深折節，未嘗北面。時黃子方起海濱，尚未爲諸生，而煙叔與兄紹和已皆有當世盛名。海人比之，二陸後亦薨，悔其學而學焉。在鄴山，始以白首北面，退執弟子之位。一時皆驚曰：此河汾王孝逸姚江從吾道人也。然黃子喜自引，避必以兄事煙叔，不哀。

子斤斤守經六十年矣，自謂迂愚，言無枝葉，誓不執筆於文人之前。張紹和文章炳蔚，言行清茂，相知三十年，風雨雞鳴，懷抱不舍。霏雲羣玉百二十卷中，未嘗一爲之序。洪思曰：紹和有霏雲閣集，晚隱萬石山，不應公車，益多所著書，遺集亦數十卷，但未有刻本。海內無復知者，今所刻百二十卷，亂後亦少。傳王弼州李大泌、張黃子所以惻然不樂爲之序。守曾氏之言，以多華少實，焯掌自克，卽不能去雕反樸，亦當臥寫澹，寄見其嘯旨而已。奈何遂從此降階爲之，馳驅乎紹和垂歿，以遺集授煙叔，曰：何可無黃生一言。子在坐爲位置六七百字，竟不就緒，黯然別去。嗚呼！世有紹和，必能諒子於文章之表，雖起地下相視而笑。笑一作哭。自非紹和，則擁葦乾坤，正氣集卷晉十八。

三

夾載左右，從之，猶無所別識也。煙叔少紹和一歲，子少煙叔十歲，子與煙叔兄弟交時，未爲諸生，而煙叔兄弟深折節以爲是。當以德誼著於天下，予今既老，無所成立，紹和已歿，而煙叔嚮首方與予尋先聖之微言，考前賢之素業，澹汎夷猶於鄴山諸翁之下，令紹和在，必啞然發歎，謂吾弟薄機雲而爭游夏之位也。嗟乎！文質何殊，鵠素鸞青，義不相假，紹和而在，不以煙叔爲晚癡，可知矣。煙叔蚤歲嘗類子史，輿乘二十餘卷，命予序之，子默然遂爲輟。設今煙叔集成又三十餘卷，不爲之序，世必有疑煙叔之於子與予之於紹和者。然煙叔之於文章，嘯詠和暢，韶令自然，不以此滓其性命，雖爲之降階馳驅可也。

蔡端卿集序

洪思曰：端卿廬墓孝子也，名保禎，詔安人，隱於柳谿之上，日以著書自娛。其友林忠簡公爲之刻孝紀一書，有集數

干卷不肯輕示
人黃子高之

蔡端卿方今褐玉之彥情逾其貌文逾其名質之往哲桓君山之
疏篤潘安仁之藻妙以昔當茲未之能過顧時未之尙也夫神鱗
絕羽探者斯難必使人操繩度虬置鑑慕鴻上下冥冥以髣髴其
羽距之間則見之者寡矣端卿遠海高丘闊目蕩胸至性所吐蔚
爲文章包橐古今迴翔若游龍然端卿猶過自謙託不欲以文藻
掩其至行故使世希見者而獨晦其迹於澹蕩疎峙之間夫古諸
文流屬筆頗就則必游宛出洛遼鄴乘京以耀諸市井自致價譽
而端卿以爲不可也端卿旣三十餘謝其尊人居廬墓側采蓼聞
鳩肆其餘力益爲沈麗妙逸之言幽者當思嬉者當慕若此則可
矣自昔以來工文薄行君家中郎孝德所至馴兔連木以爲擬著
華實斐然猶不卒命以挂於士大夫之口則如端卿者甚哉其難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五十一

三

也端卿與僕家相去不四十里相晤以來纔四五年僕於端卿神
相近如一跬步每歲致書亦如一朝夕也而端卿獨於僕相望如
數千里歲一致書如千百年者豈僕獨近而端卿意獨遠哉端卿
似謂僕有他采欲摩蕩而就之然僕實多慙自謂與端卿如璣之
與璧雖集百藻欲置璇行猶望序間宛然碎之而端卿猶欲然不
自知其美貴彼所謂孔鸞之姿自顧則不妍照於水鏡則疑彼之
殊此者也

郭正夫集序

漢人敦尙文章慎教令每一紙書未頒播必使諸文學奇麗者討
艸然後乃下朱博武吏也其所傳教雖數行皆沈踔可觀黃霸以
循良入拜聲名少損疑其文采不逮前人郭正夫讀書東觀以秀
穎越其行輩及在儀曹綜理碎務與館伴語咸博奧條達爲外國

所傳誦又方韶年厲志聖賢之業俯視華僑相如輩爲竈下隸人於時天子方貴吏事不以文采責公卿正夫亦慨然以爲華容書神修能所屆遠出長沙而上譬之騶虞不作圖蔚雖其性然亦有所不爲也正夫旣以學憲治建中土益好古繡補龍骨爛然比屋之下會漁梁盜起正夫手握兩印朝馳浦城暮殲其渠首而歸江右諸郡又方忱於風鶴藩府倉皇利用遷國正夫身佐撫軍提一旅西扼杉關七建之土用有底定嚮令正夫身坐石渠口嚼藕汁手弄柔翰卽日賦百韻詩批救十數道其所成就豈可令華容青神見之哉卽使宋博在此勸令持歸俟聖明出亦嗒然未有以對也故如正夫者所謂備體用適於通變者也今世摧頽人才愈下文吏不武坐爲宵旰所輕誠得如正夫三五輩張維振綱天下廓然何必誦兼葭而愁蒼霜乎

乾坤正氣集

卷第八

十四

張凱甫集序

王子山李王孫張凱甫三人相友善也胥假爲樂寤而詰別各數百歲視所不足昵於帝子騷肆相續故世之嚮化者莫三子若也子山謂王孫曰吾年二十東至泰山學於鮑先生鮑先生以吾似屈平夫天下之有漪瀾者其獨湘沅乎水淖以清蛟龍是生蛟慶所從五色上翔夫吾將以是神王孫曰然以子之文齊入汨出鱉竊蜿蜒故殊於常鱗雖然子長於詘伸摧隆起窪而短於鏤鏤物肖形吾少而學於王姊王姊以爲吾似子嶠吾將飄然呼雲耕龍以遨於天門凱甫曰噫子二人者皆過矣夫才者水洧之自然莫使之然命者火宿之次舍各有常舍而二子皆制之一以爲己造錄有齒而爲之舌鑄有脣而自呼其名謂是相濟而死不相覲若薶之與薶且吾之與若若之與彼皆夢也夢淵而爲之平夢天

而爲之嶠與夫夢平而天之夢嶠而淵之彼已更舍而吾猶尋其主人翰鳴夏而噫嚶鳴冬而幽雖更百年其音不加柔今以子之蛻蛻易子之鏤鏤以而之卷婁易吾之榮腴而誰爲蛩蛩誰爲駝駝子山曰不然夫才各有所不盡道久而後并元愷淵騫焉知其科菖蒲之淵其流爲河吾不學平而與平爲親而不學嶠而與嶠爲鄰吾不學子子不學吾二人而臞腴相資豐約互均故吾之學視子則蚤子之學視吾則老也吾與王孫有十年之穫而子有十年之稻子則盡矣逆吾與王孫子得七十焉凱甫曰噫吾始以子爲先生也今子其後死也狸之首不以逆虎麤之尾不以逆豹魑夔成行或蹠或踣八尺之臬以量日月千古不竭而吾與子又何盡爲雖然吾將安歸乎王孫曰已知之矣吾之似子晉不若子之似子晉也凱甫曰然夫望而不可登者其體削也登而不可望者

乾坤正氣集

卷晉十八

五

其才伏也采而淪淵者珠也氛而揚天者玉也君子之道望不眩其目陟不傷其足蹈淵而不悲戾天而不籲鳧短鵠修何春何秋吾幼而夢登乎崑崙長而游乎武夷之丘吾北望峨華南望疑羅皆無不似武夷者夫其陔隨曲軸嶢峭岬徑大小不齊而要之幽雋達於性命如入五臟搜療其病夫是則已矣吾推之環瀛之州崑陵之宮錙壇麗譙無不如是者則亦且盡矣以爲我所自造則造物者先貌之我敢謂不可假命二子曰武爾爲湘沅夷爾爲天門吾以濯足而呼其闈又安知而爲子山而爲王孫且夫才盡者不在大道并者不在久水石之穀而有殊綺膚寸合雲而雨千里孰能敝達巷氏之俎以奉有彭之祀哉於是子山王孫相視而笑故天下之爲霽化者莫三子若也或告之藏史曰甚哉諧者之怪也王子山李王孫張凱甫三人者相去千歲矣或比而游之以爲

時倫藏史曰噫子烏足以知之乎實沈臺駘之去晉鄭千歲矣而猶爲豎人以厲於公侯王子山李王孫皆有駭衆之才而天於英年傳薪焉靈必遇其人才盡道出而後迺畢至於凱甫近道矣道合而化才滿而息息而復歸於一子烏足以知之乎曰中郎昌黎庸知之乎曰是友也陋於知人心然則誰知之乎知子誦父王叔師張紹和或足以知之也

徐晉斌詩序

洪思曰梁山徐孝廉明彬常問業於榕壇然狂者也日以詩酒自放丙戌八月閩事潰不樂降敵憤而痛飲甫入山一夕大醉而沒遂存其志異哉

天下皆無詩也徐晉斌獨能爲詩何也詩有風有雅有正有變有大有小有頌其大雅正變及頌皆王臣元夫遭時盛衰起而裁之藻士韻人不涉其藩不解其器望色而已國風小雅正變之間藻士韻人或有與焉而學問久疏意慮不遠勉詘酬對不本於性情艸靡流連終乖於禮義言無關繫語備淫傷若此雖不作詩可也晉斌來京師數從予稱詩及子放歸俱修初服四年以來觀其衆作有國風之不淫而去其好色有小雅之不怒而去其怨誹讖辭引類抑志揚芬言者無咎而聞者足諷嗚呼如晉斌者始可與言詩也矣天下之稱詩者輿觀雜致半爲狹邪羣怨之林如連師訟鳥獸艸木數言可括爾雅之緒寂無聞焉雖復假衣藻火擅貴國工猶蒙崔盧以爲門第雖迫眞唐人吾無取焉耳

張觀察詩序

張九一與余居同里仕同年天下之稱交好骨肉者莫予與九一若也子束髮游梁山與戴伯子交歛畋於蘇李范班之言四顧無外旣見張九一獨湛深冲融招雕反素謂文章事功性命道術皆

合同而契予始憬然還其初業故予之蚤要宿不自顛墜則九一之力也九一居浦東予儻舍從之相去數百步舍傍石岡可坐數十人危松七八株虬髯婆娑皆千年時物予每過九一必出壺殮潦倒歌詠相笑而去及登第同事博羅韓師子乘蹇驢儻舍十日不可得九一乃分子寓寓僅一曲室九一自移近煤竈置予正寢中予了不自知其乖誕蒼頭買紗帽歸予笑問龍場丞冠與安樂公帽分別何處九一但云受者自知不怪也子計天下之偁骨月交好者獨子與九一耳九一既從卓異領南銓賊厯中外屬詠日多子時時廢歸每誦登樓去梯之言冀逍遙自放擊壤全生雖甕鼻穿槌無所不可而九一乃從嶺表寄其晤言與會所託雲蒸霞舉倍於曩時是予所投老終媿不逮也予觀古人神理所託鮮有能兼龔黃之四始之音崔蔡缺二康之蹟萬石以馬尾鳴恭漆園

乾坤正氣集

卷音六

七

以龜泥自逸季鷹適志於邁往子臺全真於鄙樸皆崇質者遺文豎幹者汰韻必以無累之器旁鬯於修能入碎之才完芳於道苑亦獨吾九一耳今方岳多賢嶺表無事九一幸善飯與羣公敷化宣布德徽聲施無窮予得免於中道登印石弄梁雲時出諸編倚松灑然正不異曩時壺餐相招潦倒言歸也伯闇又云張觀察詩自鍾陵至嶺表乃益工良得江山之助信然則蒼梧陽朔奇岑甲天下九一異日詩當益奇子既倦稱詩但慮九一與子情事世無復知者故畧舉其道誼相與之素如此

陸侍御諫艸序

洪思曰子觀陸清源談王癸問事而泣楚豫旣傾秦晉又潰羣小方張相呼於內

方神宗時天下無事爲侍御史攬轡行部察諸吏廉墨操白簡隨之以上報天子下安黎元不動聲色朝上夕可卽不得夕一油雲

殷雷已先沛然界之矣遇大節目言路正色以匡黷辰斗柄無以伸其能旁側無所食其意雖爲侍御史猶行宰相之事也今天下多故四方善敗當軸不能盡知而飛走之倫旁徑側出轉相考核視賄輕重以爲高下雖左雄周舉不得挺笏以論八州之務先是數年當軸頗厭言者欲以仗馬風示豸路用老臺長最緘默者立致綸扉以爲不鳴之雁與屈軼齊等意天下翕然從之而天下言者益不可止四海螭蟾從是覃鼉如今之時欲令繡衣從上前捉中官搏皂繚之輩付柱下豈復可得哉皂繚之輩不可付於柱下而鳥聲獸音飛走相呼者益驕蹕不復可治故堯艸之屈伸爲虞廷之衰盛占國以言理身以舌不可易也漢時桀驁如董卓段熲之倫猶不畏御史大夫而畏城門步兵校尉謂是甲仗攸屬乎亦猶是柱下惠文之務也勿論往時卽如邇者左楊二公舉趾樹頰

乾坤正氣集

卷晉六

六

閣中諸老咸仰之以爲動靜安所必宰相者皆坐綸扉闔綸扉乃辨宰相乎李愬不失色於蔡州而落膽於溫造張禹能使天子下拜而隕節於阿游士君子所匡扶弼直固不在名位也今楚豫已傾秦晉繼潰李德裕裴度之倫束手於上皇甫規張奐之倫裹足於下而談者猶以正先趣亂責於斯高南容正言寬身於崔董豈不過哉古人有言夷魚難爲容容多福誠使天下無事擊壤嬉援琴以應踰躅舞干而協簫管雖慙良起宜若可爲也必使四海鼎沸兕虎爭鳴而欲守容容之福以排夷魚之難吾知其難矣今天子聖明於三代寡兩而綸扉諸賢猶以捭闔之說操縱言路餌之以鼎實怖之以刀俎化之以水火調之以梅鹽若是精神以籌邊計審人才卽不得七八當一二遇之而卒汎汎無當者是聖天子之所感泣亦陸岫青侍御與不肖周之所以共恥也岫青按

吾鄉甚有法其行誼文章在壬癸焚艸者周間竊觀之矣以侍御而修宰相之業蓋亦將在於此也

張鯤淵燕喜帖序

崇禎十五年張李諸寇躡於楚豫鳴鏑所至鳥潰獸決巨藩名都聞聲隕落者不可勝數於是寇攘所在蝟沸七建僻在吳維無戎馬驛騷之苦其賦役不加重於江南而牙孽相煽鋌險嘶風遂多蕩心南安仙游之間嘯聚日繁浸不可治以聖天子知人善任鐘鼓効靈用我鯤淵張公秉鉞破斨大磨厲之乃克有定也旣而漳南羣盜復起梁良賴祿之徒盤踞深阻虔我人民戕我將領攻城圍邑馳驟於龍巖漳平永定平和之間烽煙所突西及汀贛崔鷹鍾亮葉祝方安之徒奔軼破檄竊部署掠富施貧狐張豺博逃血所溢南被潮廣咸眾稱萬數人擅一軍其餘睥睨擁竿刺者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九

可枚舉公以甲申三月移鎮漳州鄭將軍謂公曰兵法有攻堅俱堅攻瑕俱瑕者今梁賴崔鍾俱堅葉方俱瑕龍以數千之甲銜枚趨雲霄先取葉方廓清浦南之道然後迴戈西取梁賴南并崔鍾使上下援絕則枝蔓旣刊節目無礙矣公曰不然葉方豎子耳一裨將任之不足以煩大師將軍出雲霄葉方必西走蹙就梁賴梁賴勢合西攻汀贛則崔鍾氣得嶺外風鶴不可復收將軍不如西扼南靖斷梁賴之道出別將取葉方使賊三部異致然後因而支解之鄭將軍受命卽日趨南靖鄭將軍旣趨南靖塞山城五峰諸口梁賴諸部皆不得反里舍別遣洪中軍出雲霄時方久雨葉方日偵師期云鄭將軍來則南走并於崔鍾他將軍至與商羊翱翔耳而鄭將軍已先遣施中軍西走間道出大埔普寧云將搗崔鍾陰遣人叅葉方使詣降自贖葉方相顧正蹙起問諸部落已漸散

去方安跳身就繫葉祝率數百衆將從崔鷹遂爲施將軍所得於是洪將軍亦出石梯嶺搜諸洞擒獲諸部首而浦南道清方鄭將軍出南靖時梁賴西去圍永定又進圍龍巖漳平焚掠橫甚鄭將軍欲西上角逐公曰不然虎失巢穴走田間捕豚憤非久歸阱耳西上窰阻卽得梁賴無以制崔鍾猶逐豺而失狼也亡何諸賊黨苦野次失其巢穴不得越南靖私扶攜從小谿坂嶺游時就鄭將軍請命鄭將軍亦佯寬之曰爾稔毒執不俱全能有所誅夷自効可耳於是賊亦少懈矣一日公召鄭將軍提耳曰聞梁賴漸有隙必使俱鬪吾收卞莊之功西南數節猶是耳智不決謀勇不決鬪無爲貴士矣鄭將軍曰師頓饜匱龍備知之然是漸隙鼓之必復合不如用其下使自斃箭單易折也旣而梁賴果隙梁良見勢絀暴死賴祿喜欲自拔足率數千人求見鄭將軍將軍領部將當

陣擒之俘馘數千諸大膽以七宿著號者各反手就縛不數日崔鷹亦敗施將軍所俘馘稱是生得崔鷹卽所謂姜世英者也諸賊披猖亦八九閩月矣率獷悍習其土性以主待客曰大將軍貴重必不自來卽來吾三窟決網去耳張公以謀與衆以斷與己每告鄭將軍曰公爲三軍帥操縱在心吾爲天子臣進退維法相成無害吾兩人共知之不得曰閩外之令有所不受也凡諸擒獲情正悉置藁街不得以効死請曰爾卽才當有所斬捕來吾不以生虎易死虎也或問公用賊報効之說古有之公獨屏不用何也公曰七建之賊與他處異他賊頑獷無機或迫於衣食逃死耳可以義激此間易衣食無故走險以是翔鷲此門不閉雖破斧斯無救也而公又慎密善將將方移鎮時業有疏寬身至漳中閩轅門數十日賊不知公何爲但云公不數日歸吾從大將軍左旋右抽也於

是諸鷹兔咸就繚無逸者先後破除七建諸盜賊凡十百起皆近不踰旬期遠不過歲時所用軍備不過萬餘耳以視皇甫義真之於黃巾裴中立之於淮蔡可謂事半功倍矣古曰才難豈其然乎於是吾徒咸有歌頌爲引其端焉

駢枝別集自序

駢連也被離也別二流之疑也其爲書駢連枝離源同派殊然不知其作於誰也聞之友人稱其人夙年著書數十萬言明天地之道帝王之義萬物變化之紀極博窮微世猶非之以爲今之人未可與語此也乃復卑貶其論紆曲其說取裁於晉魏之餘以自託乎鏤雕之末其大要欲與世爲通而又恐人聽之易故比之以滑脂又澤之以藻米也然其持論不一往往自鑿是非多繆正反錯置今之人竟無得而稱焉

崑山正氣集

卷晉十八

王

施忠介公初度序

吾觀民情而知王道之易也吾漳以南左海而右山眩壤不腴其民易動蹂足而驚視然率畏法嚴事尊上如躡小艸嗅之立起先是數年以輦轂之不甯逃聽有違諸獷子倜然舞於是聖天子亦灼知每宵旰致意守令適我使君四明施公來守吾漳加意煦咻與百姓更始下車不數月諸獷子強半解去又一載而潢池肅然天吳之鬣比於游魚海內談者咸云鐘簷是靈鸞不值聖出波濤鱗鬣卒未有定是誠然顧當漢明章時天子亦聖明諸公卿亦綜覈急於吏治而潁川渤海之間長誦黃龔者何也天子矜聲郡刺史治實孺篋之吹叶於廣樂令百姓不見孺篋日聆鈞天者耳熟而外猶之調刁矣施使君旣明敏洞達政要所偁舉皆朝試夕効又自以堂高未悉諸邊苦常單車周歷海濱枝桑岐麥所至種發

海外帶佩亦以此盡解百姓見公來咸聚倪髦倚仗歌吹問無恙以爲快樂夫公與百姓亦各何私離屬之若此也周諺曰何知水深若本徑尋何知水肥若末如錐使君之於治本深矣古昔郡治間異政者則夾鹿遠鵲以爲奇祥夫是細族何知必若所云衆鳥之羨狐猛獸之伏駮各有操術以耀其神武則質成之誼衰王霸之道息是師曠所僞誣君子所不豔也君子秉道于乘而君之愷悌以爲澤不回以爲祿不殺不辜不行不義譽不勸毀不沮故其百姓環匯無狐駮之駭有鹿鵲之致故泐酌之詩作而清風之誦出今天下方治聖化淪洽下親其長民媚其上使君以吾漳一隅舒其左臂東振滄海通甌粵之道舒其右臂西振崇山塞汀贛之穴不動千戚使鎮帥解其蒼黃天子釋其南顧遠望狂濤徐風不驚卽扶十邑之老躋公湛觴坐進三代之上非遠矣就使桑土時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三

陰陰雨間作吾猶得色笑泮林以懷飛鵠之音夫分蝗殊境者豈必秉畀俱神負質渡河者豈必斑文盡絕哉以使君之意必令天下熙然騶虞成羣同德盈車然後進衿紳雅歌鹿鳴奏中和之樂則次公退而收聲王褒坐而輟頌矣嘗讀漢史見諸循吏無甚偉績唯謝夷吾召對決事天子自設屏風觀其折獄頃刻百十事雷動甲坼至今天子爲之咋舌奇創無兩及見班孟堅所薦夷吾書上方周召下擬僑胥迺知鳴鶴之音達於九天不虛也僕旣闕迂學遂孟堅而使君才駕於夷吾安得一日從天子屏息廂廡之下觀使君奏事載彤管令兩吏徐舉之乎今正聖主之元年日至道長與使君覽揆相會諸生幸以吾言壽使君使君必知吾嚮者不復爲諛也

崇禎三年秋八月天下當舉賢書於時東疆且靖矣海外殘寇過
滄溟者亦如鳥翔不敢下天子方垂衣裳舞干羽令諸臣共矢文
德以治天下而臣道周與兵科給事中臣某得將事浙中臣嘗聞
室顧影惕然自念初春臣自七閩攜家渡胥江見敵兵未退行人
縛馬足不動臣對妻孥言吾已辭墓出山此七尺之軀非復我有
誠淹滯一日有如道路約四十日走都門折筆繫書陳其蛙志顧
忸怩自止者再臣觀天下懦不文未有如臣者也臣爲書大要言
殷高周宣不制勝無以中興聖天子明德照天下國家年歷於今
始泰宜及此克詰撻伐躡其驕暮不俟六月可奏膚功臣度意無
甚異人又談者猥多引於非分徒插筆取笑曾未幾時敵遞出關
三輔廓清臣承乏遂及茲命臣於是有宜辭者三臣自少爲文未
澤於德長談仁義遭逢盛時無起衰之力而浙爲首藩天下之所

乾坤正氣集

卷音十八

三

瞻顧宜辭者一也臣負土守樹先後六年芝莛不徵而蓬蒿日長
匍匐覲堯舜意願已足不敢復梯榮宜辭者二也臣既攜家窮日
夜趣輦轂見險不止無尺寸自効又持襍被南行爲隱子所嗤誠
愧非望宜辭者三也然方循牆爲書生誠有所不敢故臣觀天下
懦不文未有如臣者也臣蚤歲在海上未識胥濤日在島中讀唐
陸宣公所著書見其文寬詳洄互謂是安瀾猶有文人之意輒寘
之去今三十年論其世復其書求一語之相似邈不可得既束帶
及見先臣葉少師時稱湖學分署兩齋別兵農水利算數之務斷
斷可行臣謂此場中不過是一段題目古人六藝服習終身令分
別出途於曹卽中一簿吏手耳試在天下何所幹濟今士燥髮摸
孔孟衣冠談笑無所不似逮其離經爲天子使回視兩家如未通
姓卽欲程以世務不過取幾種要書割截諷誦大小數十條稱通

達人矣天下事獨領見奇羣習之何所不套以聖賢語著令念誦
白頭尙如此卽復揆數舉孝弟力田亦與門廕納粟同科安得一
藝上周孔之路然去今未幾年一人曉兵農算數亦不可得臣於
是歎知言知人之難也仲尼平居以六辭觀人傳爲家法一日對
魯公乃云辨言不足爲治子順對魏侯亦云知人甚難不如漸引
之於禮夫自有虞以來數納明試舍兩知無稱一旦對君上輒易
前辭臣疑其必有所試今身自試士優洋之未知而勉勉學爲辨
言憶在往歲蓬跣單衣出闈自誓謂如此不如蓬蓰旣冒昧拂拭
又操是以課譽髦之上卽欲先致敬而後觀心當於何日始乎臣
始拜命出掖門遇諸同輩咸云浙中風尙近大異爾當何以砥之
臣唯唯對何所用我砥人爲者每一先輩出典試與科臣俱相鄭
重必云崇正體蒐眞才而山川所貢神明所致國家累澤所被前
乾坤正氣集

卷音十八

五

效儘如此矣昔人亦云韋布之士出言動君相繫於精神精神之
動豈可學哉必執我見變行墨粹然而稱之反恐以是賈僞如臣
意欲人皆法周孔敦尙仁義一往深造爲自得之言夫深造自得
之言固督責剽襲之所不至也士不談仁義旣數十年如親父子
老別不識頭面驟呼之眞聲發其汗泚而已正恐汗泚而後此仁
義相呼法周慕孔者又成套事宇宙如許大風尙所赴何在不波
要如此心獨得之下雖隔一壁豈可告語志天下者不復知有鄉
國志千古者不復知有天下今士望浙門不問何處便云于忠肅
王文成且如忠肅文成所處變革功名之際使周孔爲之亦豈僅
如是已乎人患不深造不能自得於千古上下徒仰面就人一日
服官亦唯唯紙上問左右取進止其高者乃雜米鹽修一節貌澹
泊以自覆其於聖門辨言知人之道則又未矣今天子聖明負出

百世寤寐既三年未有物色出傅巖之下生平治精神不能元感而徒就行墨辨奇正別醇醜以邀一旦之遭亦何所貴讀書爲者士階級固無量周孔而下陸敬輿王伯安而上中間位置尙可十百人毋曰天目台蕩不避岱華也

冰天小艸自序

洪思曰凡二十有五篇子爲宮允在京師銷夏時所作時天下將亂王畿李贄之言滿天下世之治制舉義者不歸王則歸李歸李之言多幻歸李之言多蕩凡不則不潔之言皆形於文章子憂之謂謝媿曰爲王汝中李宏甫則亂天下無疑矣吾將救之以六經辛未四五月乃伏枕爲之皆自意向以自道其懷與世之爲制舉義者異倪文正公見之喜甚爲之論列示海內大江左右爲之一變士之以六經爲文章蓋自冰天小艸始也

仁義之教衰則文行之途塞文行之途塞則聖賢之言無以命的於天下古之君子本仁於身修義以及人然後布爲文辭其高者繫於清微其堅者以藥石天下其平易通曉使治忽善敗循之共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五

白也其所未白者以勸人靜正反之墳典端居淵尋疑難迭折然後不遜於聲色嘲笑僮媯料得之事故白者以白其道章其志未之白者以探其繫深其義故學問之道不廢也今之君子爲利以考文爲文以飾行苟取習俗以誣聖賢以愚黔首以誑天子其稍有意義者選妙徵雋自命而已其平易通曉則里巷之所周譬揆於古今治忽善敗則蒙然未視見之而喜去之不思自是而學問之道可廢也夫苟有令捐聖賢塞道德則止猶是制也而顯棄其教以仁義爲迂衰高堅爲僻昧則閭巷白望者皆可舉比自命粉飾而耀先王之業即使天子一旦顧盼詢治忽之故善敗之紀亦將囁呶舉所熟習且蓋聊且以對則是聖賢所教人仁義文行爲權利貿易者逋藪也且無論聖賢旒冕在上但使其妻子董之見是良人者脫冠帶弛竈下其情態言說具僮媯之所料得而出巍

冠坐高堂衡量天下無敢難者退而私怪此其方法豈可使兒孫復習之乎故天子而修聖賢之治則必通聖賢之志通聖賢之志而後有得於治忽善敗若白不白之理而後其公卿大人有所別譽以爲典禮上不失先王之教下不失髦士之所履視故進而可以相習退而可相道語也予老矣少寡疑難長而無所進自以誦述皆里巷僮媪之所共白然猶以是費其言說將還之童穉以考初業使後之爲聖賢者有以相質而定其白黑故復伏枕爲之前後得二十五篇時崇禎四年辛未夏五月

馮母貞孝序

洪思曰爲馮沖之母陳作沖蓋慈谿二馮之弟也馮留仙元騷人稱大馮君馮黼仙元騷人稱小馮君皆有至行與黃子善

延叔堅達人也謂仁生於孝猶條華之於根柢故自漢而下多言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三

先孝後仁者況在婦人景譽之賞或值不娛獨旦奉人之祀撫孤宣親則節生於孝孝又難於節明矣慈谿馮沖侗儻善讀書本其淵泉出陳孺人孺人旣蚤單元冲甫四歲柏舟沈苦俱勿問顧爲季婦從姊妯事太恭人四顧敦貴獨煢煢以孝聞其外內無間何也馮冲嘗著書言明興以來事功節誼皆駕古人文章一途獨爲不逮如馮冲意當謂文章難於節業如僕所云孝難於節也抑當謂節業生於文章如叔堅所云仁生於孝者乎士君子之有文章猶婦人之有洒掃練饌生而有所長爲家秉其氣志中治婉婉之容達於心面感多燕粵琴瑟掩其機杼至貧賤乃纂組自食最下呬頃則中婦提筐而去之由是大小皆有以自寶太妯之葛敬姜之織與諸女兒菅蒯麻枲精麤殊習經緯一也使文章不及古人則無爲復談節業矣以余所見通顯貴人皆具神意善文章大不

幸久於沃土熬白刺肥塞其天穿爲媼好易金幣揚揚道路則老死無采耳慧少年稍任筆墨告以古作者十年一賦三年一艸則

傲挺不爲也夫豈其源泉與波瀾遂合哉勿論遠事馬甄甫生於

高門洪思曰留仙字爾賡一字甄甫太僕若愚之子舉進士仕至天津巡撫有聲與弟鄴仙相友愛身主家鄴仙一無所與一

針一縷必取諸上嫂父兄宗黨皆恂恂取貫纓紱甄甫獨矯首馳驟以王濟

阮咸不爲所劣馬冲繼之又復高寄控送典墳有布衣雄世之思

所爲倚掖利病蹈躒應陳浸及孔揚又焉在不逮古人乎且是數

者不領其本皆遠於道率大軛軻乃有以自見一尺之券百口與

易窮士成文鬼反其唇大家富媪坐高牀使頤耳聞秀咸罷組練

聞人道節孝泫然不敢吐一語者足不若屬屬不若足天下無道

則道在中饋是陳孺人所以卻迹謝其宗客也今馬冲謂節業可

以及古文章獨不逮者謂宣文周官詘於實氏之尙書憲英明識

乾坤正氣集

卷吾十八

七

下於叔姬之智乎以馮冲意謂天下之勳誼易建文心難盡羣世

豪顯所羸馬敝車筮手春足與古人爭道者曾不能發筮楮之色

與彪炳之皮則亦已細將使絳灌籠首以謝誼捐蘭尙鋤心而降

景宋則彼所爲爛斑焜耀蹲蹲坎坎者愈下矣曾參曰九鼎在列

猶有慙色唐諺云鹿脩熊白與箔俱食夫使馮冲羅四海之鱗七

九雲之翼剖髓鳳麟擇雉而進之猶或可值也必使游夏盥手淵

騫捧筆曰從膝下書躑躅之戲以爲絃樂則恐垂老未之有遇爲

其求之不遠取之甚邇恃源以合古之善建兼至者則馮甄甫已

抱書簪筆立於杓斗之間何必仲尼曾參哉同籍馮爾駁與子至

交洪思曰鄴仙字爾駁與黃子同年成進士仕至兵部尙書事兄留仙以至悌聞兄死哭踊臥於地不復歸宿內七日而歿兄振

前素以兄事黃善文章其於仲氏則又兄弟也敢因而問之並以

質之太孺人爲是陳言擇傳不前耳

盧母節孝序

洪思曰是母也爲張太守女爲盧司徒婦少小通詩書終身集於蓼有司何但以孝節聞朝廷何但以孝節旌黃子疑其未盡也蓋知母之有五德焉曰孝曰義曰節曰儉然後以慈領之是古之所謂慈衛也因爲解老以贈母云

老子曰天救慈衛何謂也國食於其母家食於其母高閭之門內無慈良其實不穰故夫天下極豐百榮憤張衡宰不慈擣臂自雉瘳狗相伺其轄必亡家道將理厥有士女以姒以續以爲徽主故爲慈以救孝孝以救義救孝則天下歸德救義則天下歸制爲慈以救節節以救儉救節則天下歸信救儉則天下歸利焉故禮以衛貞財以衛清至衛歸慈乃與天鄰天道之所尙慈者以爲露雷風雨皆出於地地皆不任而獨自以爲牝勃勃然使生者得以養死者得以葬如此而已易曰先迷後得無成有終救迷而衛終不樂以人名而名之於天故曰含章以余所觀盧母張孺人天衛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天

矣所謂天衛之者孺人之嬪於盧甫可逾載祖德不殄而孺人有子蓼荼叢集垂四十年內有喪祭之揀外有睥睨之釁天救盧氏則必以慈衛孺人天衛孺人則孺人始得以慈衛盧氏故盧氏之有孺人所謂天救孺人之撫有盧氏所謂慈衛也子產者鄭國之相也而國稱之曰母夫豈以子產無烈火之燄竹書之券也乎爲人臣子心創而著其忠孝爲婦女心創而獲其節義各以救人則不獲自救以衛人則不獲自衛所獲其救之衛之者天也孺人之爲閭相有十載之姑十五載之翁二十載之兕孽戾宗以孝則牖下之奠莫之敢尸以義則日夕之慝莫敢作以節則自甘而安以儉則不過乎物是非一慈也而謂慈領之者猶夫墳衍嶽瀆不別於地而地包舉之譬於國僑則慈道含四矣故持人國家不明慈衛之義者以救國則無以衛其家以救家則無以衛其身孺人之

翁司徒公洪恩曰司徒公名維禎浦中仁厚長者也黃子未為諸生時常為騷公與林深州先好之時家銅海往來浦中必主盧氏合知盧母之有五德也方為銓郎時江陵初柄國用威楚束濕海內既

濡首不自終制海內章奏道孝義者牽格不下司徒公當時心非之也今海內又明法上下遂遂以文貌相羈然小有劇賊燠勢力劫士大夫則士大夫俛首汚面從之當亡不得已廉諸海內孝義之行用彰瘴風示之則是天下士大夫卒自救瞑眩藉是筭鬻者以為發藥也堂內則甚慈用筐箠盛其喜怒諸姊授管籥投地鏘然則櫛槌有剝疽之痛安在嚴家之無格虜乎士大夫固自嚴以當亡視之則猶孺子也姚安太守張先生曰吾女幼而通詩書識道理遇大事有擔當不為浮議所動天下固多男子識道理通詩書值大事委擔相視道逢傭奴談禍福吉凶目瞠然不知所謀遇金炭重輕崩角攀昂者不可勝數此其故豈可僅操籊拔作之乎

乾坤正氣集卷五十八

无

天下無事不講救衛之術驟有事又不得志操婦人觀絃而前則是使雄貌雌聲者相謾為笑也故謂天下失德救以孝天下無制救以義天下寡信救以節天下失利救以儉四者未得吾慈不失以張孺人之慈立於軼躑四顧之際抽緒如纜以至於衣被方幅使天下賢俊長者望其允子如吉光威鳳翼為儕輩恐不可得以是而衛天下猶插竈上繡井而舉之也巾櫛而有國僑則是在斯矣於是八月曲周路直指述諸風誦以孺人之行達宸聽既有命遠邇翕然姚安諸昆從謂余實知之余謂是天下之慈衛也故因為解老而又舉之以當頌於此

魏太君七十四序

張福永曰蓋魏中嚴之母中嚴在諫垣敢言常抗疏諫內振論王璠救胡御史頗有直聲得調官侍養歸三年里中諸生為之乞言壽其母於是其友黃茂先仲英王伊人鑿洪尊光榜謝光彝煜皆有詩請子為之序

聚百順不足以事其親從一順無以事其君嘗聞之乎有正色者無柔氣有直言者寡怡聲以色與親不以與其君以言事主不以危其身嘗聞之乎吾聞之魏中嚴先生先生從東觀爲給事中於時天下方平敵人適退縉紳脫璫禍初觀雲日先生欣然迎太夫人就養邸中居一年旁業復作諸臣談虎色戒於是先生屢抗疏批大卻不導乃于焉以太夫人歸自京師夫先生所得此者殊難也先生之意豈不以吾以言與主則不得以色與親以順與親則又不得以順與君將以其親正告於君使世之爲君者知天下人子事其君不樂有過盡之言又以其親微告其友使世之爲臣者知天下人臣事其親必無所不盡之事故先生所爲此者殊難也中貴人了然無所自致動語天子謂諸臣私其親違其君天子則甚洞然謂是情理何可強也夫使諸臣盡力亦不過如所事其

親而止污其身足以尊其親則爲之污其身不足以尊其親則亦不爲也且爲親者養有子危苦于出比及成且老矣爲樂甚少百惟恐不順之爲君者養有臣若藝瓜華爲樂方多事事順之則天下無復臣子者雖甚順臣亦宜有所不可也方先生抗疏論內操時太夫人方來京師正七十候命十數日不下同輩心懼以爲是且撼北堂之樹先生顧雍容垂魚自若及最後抗疏論王璫救胡侍御北牙大誦諸無賴者伺於江渚先生方召賈爲太夫人飾冠珮敝設庭中命諸生宣綸徽與太夫人跪起不異曩時卽天子亦心知先生許侍養歸不罪也諸無賴者卒中創無所攫去自非先生至行格於神明則爲太夫人福力所持無疑矣人臣聚精神不足以動其主乃藉母夫人福力所持其心甚慙然先生固益然有以自信計今歸又三年太夫人七十有四矣豹闈之間日以變壞

聞之言日以少而太夫人之齒日以見步日以康視諸顯貴人持
祿翱翔乞休假不得相軋者所得孰多耶先生亦微爲所親言吾
以太夫人歸有所得者四無所失者五蓋先生素友恭伯兄亦且
老歲時荆鬯得聚庭下一也引孫曹誦詩選北堂得聞鄉音二也
得從鄉社讀約訓子弟三也上貽天子之仁四也且當虎冠時省
封駁不爲避難不見諸碌碌者不爲倨誦伐檀不忤看邸報不驚
移牀遠客無患此九者皆栖遲都下者之所無有而先生緒收之
故自先生今日以始持杯筯進太夫人蓋百歲有九百歲之積也
太夫人亦云天子真聖明吾從親黨釀酒擊鮮集姻姬言語甚便
爲牀几踢凳度膚適體諸新脆從海中來分餉戚里極多不似碣
石菜市時天子不聖明不俾我有此鄉里貴高賞重顯爵天下皆
然然自數年以來怵於瑤禍野老聞京官輒搖首即使此時饑戒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三

亦底退四方亦底定尋常簪筆從戶庭接殘客交關文書月季堆
金還屋租衆勸先生甯爲之乎又舍此卽令帷幄急智邊圍急才
當亡思得一二重臣屈志共事仗兩鉞翼一當之福衆抑勸先生
爲之乎先生度皆不爲則從先生紆三年弄卿寺印如搏黍不可
節老耳先生初爲庶吉士三年二十四考再第一始爲給事中二
十疏再批鱗邇不測乃得侍養天下君子負才識應昌期勞苦得
此者鮮鮮矣以其勞苦駢集於此而後鍾豫於太夫人太夫人之
取此若挹行潦也余數諸先輩從東觀入青瑣抗節大用者不可
勝記儀封王浚川以論廖鵬去不二十年至少保金華潘竹澗以
裁汪鉅去不三十年爲大司空會稽陶南川以論八俊去最晚亦
四十年至大司馬王潛熒熒不及太夫人南川得及太夫人然其
摧判顛撲備極辛楚士君子肩負天下進不避難退不干澤如三

君子後福不足多覲然受二人遺體率不幸當三君子時垂魚拖紳曾參所非也不肖周僂仰敬屣何足談先生行喬嶽爲一世臺棟幸逢聖明瞻顧聿新又值太夫人強飯含飴遠階堂有白華之詩房有右招之歌側耳四海誦名無窮卽擊鼓吹笙椎牛烹羔集棗里娛太夫人遣下土尙羊誦黃生之言豈爲過哉於是親朋蓋多有忭舞稱天子萬年太夫人亦萬年者余因不揣忘其荒廢輒爲之序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是之謂歎

解伊人奏績序

吾聞之趙文子之行也服義而數往孝乎親而友乎兄隨武子之行也臧其身不遺其友量君而不忘其親蘧伯玉之行也汲汲乎以善存亡自設於躐括之中銅鞮伯華之行也多聞而難誣湛爲人之淵泉此四君子者吾求之不得其倫也以吾所親見者解伊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三

人使君使君稟於興門以文章夙奮其昆仲皆珪炎巖序大華小嵩言鏘而行尊伊人願挹然若初勝衣聆其言論繹其風旨修聲卻色冲悟而繹於道義夫有趙范之素脩羊蘧之業善酌不盈以視夫傅丹粉弄柔翰厲色在中擣然批繩者猶鳳卵之與蜨丸耳豈可絜其員方哉方伊人筮仕爲建陽理官洞達利病每每出犀鑑於簿書之表居一年而四鄰誦神焉又一年而四鄰誦仁焉夫其誦神者能吏可爲也而其誦仁者非能吏可爲也伊人固常言吾北堂幸良視視諸子讎斷以爲餐飯檠戟銓瑣無珩璫之音則魚佩爲之動色吾是以以是理者初學之也夫今其學之玉色銀手絕惡起敬者已六七年於此矣聖天子加意吏治動稱久任度無所施於鷹掣鷃舉者而間一試之使君使君受之怡如也而又加煦焉以爲是猶之介丘者或禪或觀無所加土則致其風雨而

已故爲君子者爲政非難問學而知道之難知道則無所得失無所得失故專志於民社以召美去惡鮮所負責於君親兄友之間今具冠紱握筆吸墨自以爲知大體起衰振弊者彌望也而水旱寇攘率置之以爲是城隍壇壝之事天子洞其原本謂治須得人須實行將後文藝而先行已屢見申命矣當事者猶且爭之以爲水旱寇攘生於世之不肯碌鹿爲文章者而使君坐舉主不調夫賈生歷詆時政絳灌不遷咎於吳公長卿好奇自汗文翁不見繩於法吏今使君之治狀已重達於宸聽而徐生之文行未見譏於有道卽復雍容緩步紆聲而取卿相於使君何間焉而使君顧以是益著其卓犖瑋行益以勤當亡之問其敦尚宏實益有以信來彥而起後之學者故曰使君知道者也知道者不忤於志不變於物不以世之殿最以爲臧否今先生大人治陰陽毗中外無銷

弭之略匡攘之具獨進而與士子爭其行墨以爲是柔脆者相茹奉也令其家亦有長者大人右執匕箸問爾所以行誼進者幾人矣筆楮殺者幾人矣是令其親長爲之不御也天下方有道虎豹之采盡於文章熊豕填膺者不得不以力自懋如必改鸞首以爲鷹趾振玉戚以爲公矛非獨使君有所不能卽造化以爲未可也使君旣練習八郡之事視八郡溟渤如覆杯掌一日乘鱗艘從泉海出銅山銅山去建陽波濤脩阻可二千里使君出一葉凌厲其間陽侯爲之開道天吳爲之兌喙予昨見心驚謂若是人豈復知天下有平陂之數寵辱之考者乎當道卒以明於海上阨塞寇攘動靜一舉而收粵海之勳再舉而殲滔天之桀則是皆使君之以也豎儒披卷見一難字再蠶婦遇蠋見一句須注者以爲是鞮譯所遺驟加一官收民詞不洞四顧問胥卒雌啞矣何況見賊又舍

衽席從魚龍渡乎問大人先生卽舉阨塞士卒姓名敵人情實隱
伏輿窳此諒非尋行墨白望者之所能知也平津侯老益狡獪發
邊難十不得一董江都書極無當諸祈禳事雖內庭猶時用之
今天子責問大臣邊計動靜常以戶牖平津默然正體者則國家
何賴焉天下治亂文武互用武不避險文不避奇才士擁車鬼神
爲推嚮令使君無徐生之累不四五載拜銓瑣拱揖以去見諸吏
胥遞白囊書號押知外有何事卽大不濟稱詞林讀書街東擬議
問難顧影相笑如負櫪具豈復知有滄瀛之外輿波如山鬪艦如
鷗手奪天吳之髻唾伏陽侯之頭者乎鐘鼓幸有靈天下幸樂治
庭鳳之孽止聲於彭蠡惠潮之寇滅景於番禺伯兄吹鏡歌中澤
之詩仲氏肄鐘進昇平之曲雖伯父母問之受祉九京又可知也
昔第五伯魚初入都勸當亡以積賢爲務李絳入對亦以去苛細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詩

收人心爲要今使君奏最亦且行矣明主必復問所以啟泰持傾
者使君毋亦申明主之言先行已而後文藝使天下敦古敦往之
士舍其帖括以茂實相茲勉也已受民祉乃相其劇易視剛柔之
轡循轍而差等之母使拙者守鉅市其迂疏巧者據彈繩弄其
文墨卽復不然宜令逸才異等之彥自爲聲格超乘而上當夫馬
班在御不輟衛寶之勳伏董橫經未弛壹量之策彼夫雕蟲炙輶
者猶不相礙也而況於躬聖賢之言脩孝弟之務苞英凝質跂足
於王明感元於道側者乎鼎趾卽未傾戎莽卽尙伏聖賢豪杰卽
未遽出決無有天下嗤嗤釋文墨而談弓刀略行誼而課訓詁之
理今輦上貴人削簡生風灑研興霧取博輿之士澡身馬肆與天
子分其燕及不過一繭紙辨事耳而相視俛俛如負萬鈞之弩欲
令如使君下絃堂操瓢舟凌不測之江誰當助其張帆者乎且以

行墨尺幅鬣髮受習覆方寸紙輒不自辨而欲令其從三軍之塵
察韓白之色從九塞之表識祖泉之道此亦烏穰所共疑焉曩所
同難矣予與吏部公同籍十四載未有尺素之交幸與開府公從
長安馬上相值今既荒邈忽從島外與使君促膝談當世之務豈
成連鍾期所謂廓落移情者乎予素知徐生因爲徐生識數言於
此如以當躋公之稱頌臺萊之章則僕野人也又何敢知焉

洪思
日時

適逢伊人初度故徐生來乞言爲壽子方遜
荒島中感念時事不覺興懷因走筆與之

洪尊光易洪圖孝經洪圖序

尊光之家多著書其所講問故最爲多榕壇百二十人唯尊光一
人講問至三十則余心避之每與余談易孝經媿媿焉極夜不能
休歸至家輒呼兒作洪圖贊易象廣孝經動數萬言皆爲余所著
書而余不及知也吾黨以爲異今阿士文章在天下哭國時乃巖

崑坤正氣集

卷五早八

五

舟過鄴山雨後登浮鐘濯纓江上每有浩歌如聞松風耳時且高
秋尊光媿余將入都舟中望武夷山始得見阿士所爲洪圖天人
之際使人如親見董江都所談易孝經詩禮春秋異日月出入天
下治忽王者終始可七八百圖深爲起余精奧在目非復古人之
所能到嗚呼吾起於海濱自爲易象正孝經大傳以來天下高賢
未有能明是說洞達如洪圖者今世事如此一至都門瞻念江東
已成河漢又何能復事巖阿日坐芙蓉峽下盡見洪圖夢寐諸翁
聊用興歎耳

紀南書史勺序

紀南書負才甚高出語妙天下其所著史勺論核古昔上下三千
年疑難正反盡之矣古今論史之
呂東萊蘇子瞻胡明仲子厚肆而
百家其最著者柳子厚
而庸子瞻疏而直明

仲詳而碎南書所作猶是四家而辨博醇雅不爲詭激之論觀其所論董江都王茂宏溫太真寇平仲諸賢各有合乎正直忠厚之裁也所由來去世之持鋒剡聘驟縱橫者遠矣老泉喜權變習短長之言卒爲和仲厲箕如南書所云與石青並樹龍門無疑也

王文成公集序

洪思曰黃子學善朱子素不喜文成良知之說者一日在榕壇作平 and 文成碑謂文成獨於文字散著之餘豁然悟今其學被於天下高者嗣於鸞湖卑者溺於鹿苑天下爭辯又四五十年矣然於文成所以得此未之或知也門人因問文成良知之說著於海內今謂其所以得此未之或知者何也黃子曰文成自說從踐履來世儒皆說從妙悟來所以差耳明烈皇八年施忠介公邦

暉來守漳乃出是集請黃子而折中焉

有聖人之才者未必當聖人之任當聖人之任者未必成聖人之功伊尹歿而知覺之任衰逃清者入和逃和者入愿至於愿而荒矣周公救之以才仲尼救之以學其時猶未有佛老禪悟之事辭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三

章訓詁之習推愿致濶實易爲功而二聖人者竭立爲之或與鳥獸爭勝於一時或與亂賊明辟於百世其爲之若是其難也明與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絕學排俗說平亂賊驅鳥獸大者歲月小者頃刻筆致手脫天地廓然若仁者之無敵自伊尹以來乘昌運奏顯績未有盛於文成者也孟軻崎嶇戰國之間祖述周孔旁及夷惠至於伊尹祇誦其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變學爲覺實從此始而元聖之稱亦當世爛焉仲尼獨且退然讓不敢居一則曰先覺者是賢乎再則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夫使仲尼以覺知自任輒弊途窮亦不能輟絃歌躡赤鳥以成納溝之務必不得已自附於斯文仰託於後死曰吾之志事在斯而已今其文章俱在性道已著刪定大業無所復施雖以孟軻之才不過推明

其說稍爲宣暢豈復發揮裨益其下則天下古今著述之故槩可知也孟軻而後可二千年有陸文安文安原本孟子別白義利虛悚一時其立教以易簡覺悟爲主亦有耕莘遺意焉當其時南宗盛行單傳直授遍於巖谷當世所藉意非爲此也善哉施四明先生思曰施忠介四明人之言曰天下病虛救之以實天下病實救之以虛晦翁當五季之後禪喜繁興豪傑皆溺於異說故宗程氏之學窮居敬以使人知所持循文成當宋人之後辭章訓詁汨沒人心雖賢者猶安於帖括故明陸氏之學易簡覺悟以使人知所返本雖然晦翁學孔才不及孔以止於程故其文章經濟亦不能踰程以至於孔文成學孟才與孟等而進於伊故其德業事功皆近於伊而進於孟洪思曰黃子之學大則周孔小則伊孟亦不盡宗考亭在浙江講堂時與諸生復談易象詩書春秋禮樂新故異同之致不能不與元晦抵牾黃子曰然而元晦醇粹矣由子靜之言可省諸探索之苦其弊也易由僕之言靜

龍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七

觀微悟可以開物成務其弊也支由元晦之言高者不造頂無歸深者不屹厓驚墜由其道百世無弊則必元晦也故世謂文明之學宗考亭夫自孔顏授受至宋明道之間主臣明聖人才輩生蓋二千年矣又五百年而文成始出陸文安不值其時雖修伊尹之志負孟氏之學而樹建邈然無復足稱今讀四明先生所爲集要三部反覆於理學經濟文章之際喟然興歎於伊孟朱陸相距之遠也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姚太公八十一序

洪思曰甲申四月子在墓下姚永言太僕萬里來乞言壽其親有書至石養時聞破已入京師諭月矣璋上猶未見報家矣故乞言書至因憶永言亦曾有寇不可撓敵不可款之談今不幸言而申乃爲發此活歎獎永言也

方永言在詞林時子未得從永言游也及永言在兵垣子起田間稍與定交時遠西未盡棄義州尚在馬鄰仙洪思曰馮元與子博

相知不數往來楊武陵

洪思曰楊嗣昌武陵人

爲樞密始議義州爲敵人舊

市當界還之鄴仙亦執不可予間謂鄴仙曰姚永言今之俊傑君

盍從永言謀乎鄴仙從永言謀永言曰□人馬市能幾時廣順關

爲土蠻舊道後徙陽和何□市之有今棄義必復棄錦棄錦必復

棄松欲使關外皆棄則三協必自爲邊異日三晉有事兩翼不張

吾安能以掖垣之舌遍謝天下予心韙之也予間語鄴仙崔烈議

棄涼州傳變引樊噲事欲廷斬之今宜錦關繫十倍西涼而大家

依阿爲武陵所阱行敗矣永言又云敵不可款寇不可撫衡其輕

重撫寇之禍又甚於款敵何者敵款如□□□□□□□寇撫

如牧豺狼以守門戶此不可朝夕也今纔數年而永言之言皆驗

去歲敵破八城亡何而□□□□關門屹然嚮當戊巳之前節縮

新餉治關門兵不以數百萬委於豢虎今□□□如縛箴雞安所

草垣正氣集

卷五十一

五

稱引而取契丹西夏之例乎獻賊再撫再縱以來豫楚秦晉鞠爲
蛇圍今卽割宇內盡爲節度加平章銜使自戰守別爲畛域猶不
可治而往人欲以誦經脩齋坐高閣寫知生帖使自破滅是草野
老人所卜其合日也永言離掖垣今纔幾年而天下岸谷一遂至
此永言陶陶奉太封翁舍館日夕種桑樹果釣鯉弋鴻以畢色養
之務是古者皇甫嵩傳變之倫所知之而不可求求之而不可得
者也予間問姚太公學甚博制行甚高身爲孝廉不應州郡當知
已柄國時遂決意不仕間語永言曰吾昔見肅皇帝末年時四海
亦多事然方日中豐蔀無憂又當萬曆五十年張耀所謂火中也
知不違生義不違親吾何以策兒曹者及永言登第入翰林出領
兵垣太公常怏怏不樂永言用屢疏排衣歸父子怡然舉席那憐
之上行道觀者謂太公僅一子永言鮮兄弟雖聖主不奪膝下之

歡而太公所告永言永言所奉太公者人皆未之或知也太公今年八十有一永言今四十餘矣廣陵玉樹豈必劣於蓬池之鱸向令永言卽直爲樞密加號龍圖趨走庭前其眉鬚笑語亦無所加實於今日而值一羽書一烽火稍照畫屏索赫蹶名械不可得不
知永言何以告太公卽赫蹶可得盧兒強笑入中皇皇疑作書問天下居圍何似知永言亦無以進其蒼舫太公幸強飯飯時引牧叟之言模濤聲爲樂世事佳惡不關兒輩雖有笞力不得以穹蒼輟杖履之奉是周輩所萬里佐其撫寧也

同游祖帳詩序

甲申九月予以講舍落成集於鄴山同游諸彥二百有餘人自朔日至於重九上下白榆逃雨黃巖諸洞裴徊十許日乃感皎駒空谷之章誦登高臨遠之句黯然欲別倦矣興懷況煙霧之泥人屬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苑

秋梧之惠我月食四斗未盡瓶中日諷九歌猶驚水滴李固都亭之歎悅在目前康伯避徵之情敦彼車下又況岸谷躔移雲雷交始卜盤桓者无咎將壯趾以安歸香餌弱弓能無墜烏竹頭木屑豈盡高人祖劉慷慨失足於鮮卑管邴從容遺模於雲鵠若天將平治必有名世之英使海可褰裳不藉鼉梁之駕諸友乃纏綿祖帳踟躕芻靈欲令鐘鼓發節於爰鷓馴壁先光於乘馬尙云慎旃不已過乎於時遠訊適自日邊念此遐心齊於嚼蠟李仲元之留連讌好豈盡鄉情黃叔度之暫往京師猶之問樂或可載其稷薪諒亦通於慨釜唱子和女喜起之寄雲松合性移情絃徽之分竦鳥雖非助我甯不嗣音人賦八章語皆五字

壽祖母

夫剉薦割鮮湛母佐中興之業修枕廣被姜生哀績學之勳當晉

室鼎沸太直絕裾之日而士行以八翼保其令名及熹平徵車楊
黃應聘之會而姜肱以覆被全其嫖節兩賢出處秉於壺師古今
之茂烈也若夫竹頭木屑不必與八翼爭馳安步當車不必令雲
臺掩面翱翔蘭桂之房弭節機絲之下達人逸士誦其光儀元鶴
霜鐘宣其和響雖五鼎九翟不以鳴豐茅雞樂鮓不以著儉又何
羨於廓清之業堅臥之風乎

偶書壽陶喬軒

喬爲谷王亦曰元牝持滿能平處暢事忍嬰兒氣專抱轂不騁書
言勤細詩稱無競約其大義亦猶淑慎老氏用之以爲喬引將舌
誇牙視往顧影今陶翁又用之以齊於松彭去其驕吝

黃石齋先生集卷十一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八

涇縣潘錫恩校

罕

09972

